



07686

西河合集

古文尚書究詞目

卷一

總論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

卷二

古文尚書

卷三

古文之究始乎朱氏

卷四

古文之究成乎吳氏  
書序之究

書篇題之究  
書外序之究

古文尚書究詞目

書詞之究

卷五

書詞之究

卷六

書詞之究

卷七

書詞之究

書字之究

卷八

書字之究



西河合集序目

古文尚書究詞

卷八

尚書廣聽錄

卷五

舜典補亡

一卷

蠡吾李塏曰先生三書最晚出故有闕逸卽廣聽錄舊目十卷今卷數亦不合惟古文尚書究詞則塏所親受其始末有可記者初先生作尚書釋疑數十條蓋慮世之疑古文者而釋之然未嘗示人也及塏南游時客有攻辨中庸大學易繫以及三禮三傳者塏見之大怖以爲苟如是則經盡亡矣急求其故則自

古文尚書究詞卷首

攻古文尚書爲僞書始因啟之先生先生乃取釋疑本增損成帙改名曰定論凡四卷已行世矣會漳浦學生有以徵海外古文請者雖其書不得上而說行人間先生聞之曰事急矣漢以經學爲門戶諸家辨訟往有行金易中書以實已說者明崇禎末國子助教請斥古文勿立學而未有報也江介大家隨僞造古文以多貲賂海估使流播蠻國而傳之中邦幸估者心動碎其書而投之于海今復有是請縱

堯舜在上不惑其說然保無狡獪之徒踵故智而陰行之則大事去矣遠段前所作仰告之先聖之神齋

宿而更爲之詞名曰寃詞蓋危之也夫事之被寃實始于疑惟疑之不釋則一隙未和漸至臭敗而不可復救昔者林碩疑周禮啖助趙匡疑左氏彼猶非聖經耳若王克疑論語劉子元疑春秋李觀疑孟子歐陽修疑說卦大衍則疑經矣然未敢斥爲僞也向使宋人始疑而元後儒者稍能起而辨正之則不致以投杼之嫌頓成怨獄而乃一吠百吠互相煽亂一曰僞衆人皆曰僞卽至無何之人亦得竊人敗屢輒自矜善步居然翹足于先聖之前然且大肆詬詈賤惡蹴踖勢不至滅一經以及羣經不止此其爲世道人

心之患害當何如者然則是詞可少哉挽落日而障狂瀾衛聖匡經先生功不在禹下矣若夫廣聽錄者本先生出游時作而所係猶切蓋尙書記事多五帝三王之故實籍作考據而宋人武斷盡改易前事而春秋以前悉混沌矣舜不立廟商不改朔武王誥康叔周公畱召公遷殷在營洛之先東都設畱後之職皆全非實事而舉世夢夢因陸續刊正惜舊本半軼而先生欲全註尙書又時暮不及斯乃所爲慨也至舜典補亡原有二本其一多引據者則先生自毀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名性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姬潢

古文尚書究詞

一

七歲受尚書卽聞有今文古文之分以問經師經師

勿告也崇禎十六年國子助教鄒鏞疏請分今文古

文尚書而專以今文取士爲言會京師戒嚴不及報

曲水社修禊事山陰張杉謂衆曰毀經之禍萌矣國

家取士三百年專用朱子之書以立學謂可以衛經

而經學大壞前此萬歷十二年南戶部員外房伯元

得魏政始石經大學本于科臣許仁卿家實考功郎

中豐坊僞造本也疏請立學官勒令取士廢大學舊

本幸其疏以他事與中監不合駁奏不行然事亦危

矣原其意則以朱子改大學公然取士遂相率更窺

以各行其說所謂踵其事而效尤焉者近者宗伯臣

姜公逢元以毛詩進講上敕勿講國風且特諭東宮

講官毋敢以國風進太子前者何則以其滯也夫以

三百五篇皆絃歌之詩太史採之聖人刪之樂師鼓

舞而肄習之播之鄉人布之邦國進之宮闈與朝廟

鬼神賓客實深饗燕而一旦以滯風解經致使君臣

古文尚書究詞

不得通父子不相問穢惡厭棄一如哇聲嫖語之不可親近則是何故今尚書又見告矣坐客皆咨嗟而罷其明年國亡盜賊四起予避兵山市客有能爲古今尚書說者急請教之客曰今文者伏生口授書也古文者孔子屋壁中所藏而發而獻之官府者也乃自獻之官而外無其書是以兩漢名儒皆未之見暨永嘉亂後中外古文皆不可考而東晉之初有豫章內史梅賾忽奏上古文尚書此何來者非僞書乎乃自唐人作註疏并爲改寫而其書至今行之獨新安朱熹斥爲假書其註四書五經已改大學刪孝經定

古文尚書冤詞

一

詩。滂。風。表。太。極。圖。說。河。圖。洛。書。而。加。于。大。易。之。首。唯。尚。書。則。疑。之。因。不。欲。註。而。授。其。意。于。門。人。蔡。沈。使。分。別。今。古。文。有。無。註。于。各。篇。之。下。而。別。存。雜。說。以。著。其。僞。于。是。諸。門。弟。子。共。祖。述。之。而。元。吳。澄。明。郝。敬。歸。有。光。輩。俱。競。起。攻。辨。迄。無。遺。力。吳。澄。作。書。纂。言。則。但。存。今。文。二。十。八。篇。直。削。去。古。文。以。示。毀。黜。僞。書。之。意。今。其。書。具。在。也。予。聞。言。惡。之。歸。而。不。食。者。累。日。及。髡。髮。還。土。室。室。中。所。藏。經。與。史。亡。劫。殆。盡。已。復。以。儼。搆。奔。走。道。路。無。暇。爲。考。証。然。漸。聞。

開國以來其攻之者遍天下無論知不知公然著書

以行世且有踵明代梅鷟設罵古文之書效羅喻義是正一編專刻今文經而去古文者展轉煽惑其言罔誕不可聞蓋吾李塋者多學人也其尊人孝愨先生爲北方名儒塋嘗從遊于博陵顏習齋先生之門以實踐稱康熙庚午舉順天鄉試與兒子遠宗爲同年生並上公車門忽越三千里問樂于予傳二變四清九聲十二管之學三日卒業縱論諸墳典易象春秋探幽抉微起予所未逮遽曰梅氏上古文晉史無有何也予曰舊史十八家有之子不見夫孔氏之疏之引之者乎曰雖然當荏之予唯唯而退旣而塋寓

桐鄉郭明府署與桐之學人爭古文真僞者辨一卷予閱之甚善思竟其業值予輯喪禮未就仍舍之去福建漳浦縣學生蔡衍銳以所刻奏稿一本傳流至浙中載康熙三十六年今

上北符還上疏于昌平郊外

上顧而問之以九校行速不能隨挾疏乞通政上非例還其疏乃持歸刻之大約請立孝經于學官廢禮記分今文古文尚書而徵尚書於海外以定真僞其所以徵海外書者因歐陽修作日本刀歌其末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尚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

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謂海外當有真古文也夫謂海外有真古文則中國古文僞矣海外真古文當求則中國僞古文當廢矣毀經之機至此已決因急爲考定究其根柢知官府所藏名爲中古文漢晉皆存而民間授受者則名爲外學亦自相姪不絕故劉歆校書自中自外皆親驗其書名爲中外相應雖不立學官世多未見又令甲森嚴立學者稱爲官書不立學者卽稱爲逸書然門戶擠排不能遽廢卽有張霸僞書堂進獻尚得緣中祕直斥其僞至於梅賾所上係孔傳而非經文而經文在內者直記曰永嘉亂

後猶存經文經文在外者則自都尉朝至桑欽尹敏至楊倫太保鄭冲至梅賾皆歷有授受彼我傳述並無僞學夫然後快然而號于世曰天乎天乎古文尚書今不旣復出矣乎今夫投人以文雖井里縫褐之夫單篇連簡猶必改容而收之儻或老師宿儒稍負才望則必什襲不暇縱使其字句之間稍有疑惑亦何可輕爲謗訕遽致誣蔑况于古先聖賢之冊歷二禪三代帝德王功之顯贖而前賢藏之後儒獻之歷代帝王爲珍祕而保護之所稱出巖屋而登天府者乎向予解經並不敢于經文妄議一字雖屢有論辨



辨傳非辨經也。卽或于經文有所同異，亦必以經正經。同者經卽異者亦經也。今乃以孔傳而妄認古經，以孔傳之不僞而妄認古經之僞。于秋寃市幾不能解。夫儒者釋經，原欲衛經。今乃以誤釋之故將并古經而廢之。所謂衛經者安在？且大學言格物矣。格物者原不必窮致事理而改大學者，必謂天下事物莫不有理。一理不格于知，有礙今物有理而不誠事有寃而不知經尚如此。何況他物？然則改大學何爲矣？吾懼大學之錯國風之淫，古文尚書之僞，後人必有藉帝王之勢而毀其書者。吾故訟古文之寃而并及之。

古文尚書冤詞卷一

五

### 今文尚書

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用李斯議凡天下詩書百家語悉詣守尉燒之

秦律挾書者族偶語詩書者棄市

漢帝紀孝惠四年除挾書律

史記儒林傳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張華云生名勝紀年云字子賤此以

處子賤處伏字同致誤

又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

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儒林傳夏侯勝從張生受尚書

史記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漢書錯往受之

孔安國書大序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

古文尚書宛詞

六

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漢藝文志經二十九卷此以一篇為一卷者

又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

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

儒林傳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二十九篇堯典 皋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梓材 名詁 洛詁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文侯之命 顧命 呂刑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

又稱二十八篇云泰誓一篇

按伏書二十九篇至武帝時外間疑泰誓為偽遂去

此篇孔氏正義云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于是有謂泰誓非伏生書者自西漢末至東漢諸儒皆造言出處而俱不得合

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馬融云泰誓後得

王肅云泰誓近得

鄭玄云民間得泰誓

王克論衡泰誓掘地所得

古文尚書卷四

七

又云伏生二十八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

隋書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按此皆無據之言祇因漢世今文盛行必欲曲護其去此泰誓之故而終無實據及東漢儒者造爲河內

女子壞老屋得孝經易說卦傳及泰誓三篇而又不  
檢點天下無各經所逸同聚一處以待人之得之者  
况泰誓在武帝時早已盛行董仲舒對策已有白魚  
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  
諸語而史遷作周本紀直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  
入王舟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  
其色赤其聲魄皆僞泰誓文豈有武帝朝久用之文  
而在宣帝泰和年始出之者此夢中語也且此止一  
篇無三篇也惟二十九篇去一篇故二十八宿若去  
三篇則二十六宿矣何粗疎乃爾

古文尚書究詞

八

陸德明釋文泰誓本非伏書司馬遷以武帝之世見  
泰誓之出而得行因入于伏生所傳之內孔氏正義  
說亦同此尤荒唐矣以伏生本無之書豈可妄爲攙  
入而不畏世譏者且伏書係孝文掌故錄入官府之  
書又武帝時特立五經博士以肄業之開弟子員勸  
以官祿卽一句一字皆不敢議而謂太史令可妄攙  
一篇此皆無學人所言陸德明陋劣其爲此言無足  
怪不謂孔氏襲陋亦復引之入正義內真可笑也且  
此本伏書原不必爲回護者伏生自作大傳乃直用  
其語如云八百諸侯俱至孟津有白魚入王舟云云

是明明伏書何必曲諱馬融辨此篇有曰今文泰誓都無此語直加以今文之名何等明快若王肅云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以為尚書此指今文泰誓觀兵時事當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雖調停之言然其稱之為今文則猶一轍耳葉夢得曰伏生大傳言不政以金滕作于周公歿後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然則太誓為伏生所出夫復何言

又稱二十九卷漢藝文志見前

又稱三十三篇伏本合堯舜典為一臯陶謨益稷為一盤庚上中下為一顧命康王之誥

為一後孔安國依古文分之得多舜典一篇益稷一篇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共五篇合之二十九篇而去泰誓一篇為三十三篇

古文尚書寬詞

九

又稱三十四篇分出五篇合二十九篇不去泰誓為三十四篇

伏氏以堯典為唐書臯陶謨為虞書商書為殷書觀

其作大傳說堯典為唐傳引九共篇為虞傳帝告篇

為殷傳可驗也王應麟謂伏生大傳之序有嘉禾掄

序然不可考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

本

漢儒林傳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又有大小夏侯之學而藝文志謂自武帝訖孝宣世皆立學官乃傳贊又云孝宣之時復立大小夏侯尚書曰復立則不特一

立矣

書舊祇名書自伏書出後以其爲上古之書故名尚書見孔氏正義若春秋說題辭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劉熙釋名尚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也則文侯之命秦誓在春秋間且非古帝王之書者較難通矣總是書出漢代其視秦以前皆上古耳若其稱今文則伏生爲秦二世博士其書皆秦時篆隸故稱今文孔氏所傳書則周時科斗書故稱古文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

古文尚書卷詞

十

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蓋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古文尚書

乃自今文起家以來由孝惠文景以訖于武帝之末幾及百年而古文始出

漢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家語孔襄名騰以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

漢紀尹敏傳孔鮒所藏書

隋書漢武帝時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  
按史記漢書不載所藏書人而書序祇稱我先人用  
藏其家書于屋壁今一稱孔鮒一稱孔騰據孔子世  
家鮒係孔子八世孫為陳涉博士弟子襄為漢景帝  
博士長沙太守即騰也騰為安國曾祖則家語稱子  
襄者近之若隋書稱末孫惠則並無其人此必以子  
襄之子名忠忠與惠字形相近而致誤者要之鮒騰  
忠總安國祖也

漢志武帝末魯共王

景帝子諡  
共恭同

壞孔子宅欲以廣其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

古文尚書  
卷一 宛詞

十一

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鼓之音于是懼乃  
止不壞

又云孔安國者

字子國孔子  
十一世孫

孔子後也悉得其書

書大序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  
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書之書及傳論語  
孝經皆科斗文字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

共王不上獻  
而還之孔氏

史記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

漢書  
同

書大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

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謂重出此五篇也并序書百篇之序凡五十九篇

又云奉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百篇每篇有一序名為小序舊

合作一篇安國分之各冠其篇首

陸德明釋文古文尚書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

隋書孔安國得古文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

古文尚書竟詞

十一

皆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

二十五篇仲書大禹謨復書五子之歌脩征商書

咸有一德仲書大禹謨湯誥伊訓大甲三篇武成旅

蔡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命

又稱二十九篇以二十五篇加所分舜典益稷

亡舜典一篇為二十九篇

五十九篇以二十五篇合之伏書三十三篇

又稱五十八篇以百篇書序分之各冠

又有稱四十六篇者篇即卷也百篇之序每一篇一



序然又有數篇合一序者如大禹臯益三謨共一序  
康誥酒誥梓材三誥共一序盤庚太甲悅命泰誓每  
三篇共一序類凡百篇得六十三序今此五十八篇  
共四十六序乃以一序作一卷爲四十六卷  
大序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四十六卷虞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共一序作一卷  
商書太甲盤庚說命每三篇共一序作  
三卷周書泰誓三篇共一序作一卷康誥酒誥梓  
材共一序作一卷共併去十二篇以二十八篇併  
去十二得四十六  
顏師古註漢志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引書大序云

古文尚書宛詞

七

定五十八篇又引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  
十七其所亡一篇指舜典言

又有稱十八篇者五十八篇旣以一序爲一篇作四  
十六卷矣茲又除伏書三十三篇但以孔壁二十五  
篇就序分之太甲悅命泰誓九篇共三序應去六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當附太甲篇內  
與咎單作明居周公作立政同又去一篇凡二十五  
篇共去七篇爲十八篇

桓譚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六卷爲十八篇  
若又稱十六篇則以大禹謨與臯益三篇同序二十

九篇既出臯陶則一序無兩出之例且序首曰臯陶  
矢厥謨禹成厥功則臯謨可領序况此當先考二十  
九篇始計多篇乎若泰誓一篇又當抵伏書泰誓二  
十九篇之數因又去二篇爲十六篇  
藝文志云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  
篇

荀悅漢紀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書十六篇

顏師古註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多  
十六篇

古文尚書卷詞

十四

十八篇

大禹謨

伊訓

五子之歌

亂征

仲虺之誥

誓

武成

旅獒

伊訓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泰

十六篇

去大禹謨泰誓二篇餘如前

伏書去泰誓祇二十八篇今云以考二十九篇之數

餘者爲多篇則二十九篇中當補泰誓矣若大禹謨

附臯陶篇內則臯陶爲二十九篇中所有之數所謂

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得多十六篇者正此謂也

若孔氏正義以十六篇爲亡篇謂張霸補二十四篇

爲十六篇則張霸並無補二十四亡篇之事誤之甚

矣若賈逵鄭玄皆以十六篇爲逸書馬融云逸書十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姓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姬黃較

古文尚書寬詞

二

至于百篇之序則朱氏經義考謂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知凡書必有序目題于方冊其曰百篇者以孔書所序有百篇也但百篇之名不始孔子墨翟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楊雄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則百篇之名與百篇之序自古有之惟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迄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隋志亦

古文尚書寬詞

一

云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而大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迄于周舉其弘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則直以刪書序書盡屬孔子然而非誣者以周書後起下逮秦誓斷非夫子以前書也若春秋說題辭云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十篇尚書璿璣鈴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此卽漢末百兩篇之名之所始要

皆荒唐不足據者惟百篇之序則其序見在此真夫子壁中書耳馬融鄭玄王肅皆謂小序夫子所作

自書序出後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

國書云舊書潛于屋壁歟爾復出古訓再申臧問尚

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復有百篇耶

百篇

虞書十六篇

堯典舜典益稷汨作九共九篇 皋陶謨 臯陶謨 齊飭

夏書四篇

禹貢子之歌 甘誓 五

商書四篇

帝告 釐沃 汝鳩 汝方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疑至 臣扈 湯征 典寶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命三篇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三篇 說

周書四十篇 泰誓三篇 攸誓 武成 洪範 分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名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成王政 將蒲姑 多方 立政 周官 賄肅慎 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河命 呂刑 文

此孔傳百篇次第也若鄭康成註百篇之序其次第

又不同以湯誓次臣扈後為第四十九咸有一德次

湯誥後為第三十四蔡仲之命次費誓前為第九十

六周官次立政後為第八十八費誓次呂刑前為第

一

二

三

四

九十七其不同如此然當以孔傳爲正者以孔傳不立學官故鄭以臆見定之或更據他本實則古文經不如是耳

伏書不分堯舜典臯陶謨益稷顧命康王之誥則于百篇之名皆屬謬戾伏書非是也若孔傳所分以大禹臯益三謨俱屬虞書而以禹貢爲夏書之首則亦非是虞書當分在舜典及汨作九共膏飮之後而以大禹謨爲夏書之首凡春秋戰國間引書皆如此孔傳不識耳若東漢諸儒如馬融王肅鄭玄輩不見孔傳誤以大禹臯益三謨分入虞書而考之羣書引經

古文尚書冤詞

三

其于大禹臯益三篇所引稱夏書者皆不相合因不能分割妄稱爲虞夏書卽揚雄作法言亦云虞夏之書渾渾殊不知虞是虞夏是夏明明兩朝豈可通混嘗卽以羣書引經較之如左傳莊八年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僖二十四年夏書曰地平天成文七年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襄五年夏書曰成允成功二十一年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二十二年夏書曰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六年夏書曰允出茲在茲呂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國語夏書曰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民無與守邦後漢劉梁傳夏書曰  
念茲在茲此皆大禹篇者若左傳僖二十七年夏書  
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則竟在益稷篇中  
蓋臯益二謨總是夏書故史記載此二謨在夏本紀  
中禹貢之後史以臯益陳謨為夏禹時事故舜紀云禹與九韶之樂鳳凰來翔春秋御缺以九功九歌為夏書即天問亦有啟棘賔商九辯九歌語是二典皆虞書三謨皆  
夏書而總以禹謨為之界觀虞書亡篇汨作九共膏飲舊載  
之舜典之後禹謨之前亦正以兩界從此分也

薛士龍作書古文訓其序引子夏學書于孔子有云  
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

古文尚書宛詞

四

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  
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則古原  
以大禹臯益三謨俱作夏書而以禹貢敘禹謨之後  
臯益又敘之禹貢之後篇第秩然

亡書四十二篇虞書汨作九共九篇膏飲夏書帝告虜沃湯征汝鳩肆命

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  
汨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  
河章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巢命歸  
禾嘉禾成王政將蕭姑賄肅慎之命毫  
始

按史記殷本紀有太戊一篇左傳定四年祝鮀告萇  
弘有命以伯禽命以唐誥劉炫曰伯禽與唐誥皆命

書篇名猶君陳君牙之以名爲命類又漢律歷志有古文月采篇又康王十二年王命作策豐刑今亡篇之內並無諸名

又有逸書在亡書四十二篇之外有書而無名者大序所云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是也

史記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逸書非亡書若亡書有十餘篇則無四十二亡書矣

漢儒林傳逸書得十餘篇

隋經籍志尚書逸篇二卷志云又有逸書出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古文尚書寬詞

五

又有稱書有正攝之分陸德明釋文云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三十一篇亡餘俱有正有攝不解何義熊朋來謂百篇註者有正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正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然按其所分一往不合且其中以禹貢洪範俱爲二典之攝則不通極矣要皆不足辨耳

及安國獻書武帝命安國作傳

時所獻孝經論語俱命作傳今論語註疏

中有孔安國註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卽其傳也

傳畢將上之而巫蠱事發

遂不得上自天漢末獻書至征和元年巫蠱起凡四年而古文未行安國隨卒竟不得立于學官



藝文志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

楚元王傳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

未及施行

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

荀悅漢紀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

學官

大序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

籍道息不復以聞

隋書安國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起不得奏上

乃古文原本既獻之官藏之書府而以隸古更寫之

古文尚書究詞

六

一冊藏之于家遂私相授受雖非官書令甲公行頒

布而漢史重其書記其授受亦相嬗不絕

史記倪寬受業孔安國

漢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

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

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

常字

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授王瓚平陵塗惲子真子

真授河南桑欽君長

隋書安國遂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生

授胡常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

百兩篇

百兩有二說一百篇之外加伏生泰誓一篇孔氏小

序一篇為百兩篇

一春秋說題辭謂書百二十篇尚書璿璣鈴謂孔子

得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曰

百兩篇

儒林傳東萊張弼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

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

陋成帝時求真古文者謂亡書四十二篇也弼以能為百兩徵

古文尚書究詞

以中書校之非是中書中秘所藏書即孔壁古文也廼黜其書

孔氏正義謂孔書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其三十三

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與鄭註異但孔君所傳值巫

蠱不行前漢諸儒但知孔本有五十八篇而不見孔

傳遂有張弼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二十四以

足鄭注三十四篇之數為五十八篇其所偽增二十

四篇者即鄭注書序自舜典汧作九共以至旅葵同

命二十四篇若又稱十六篇則又以九共九篇共序

除去八篇為十六篇其說鑿鑿按漢傳但言成帝時

有百兩篇之說成帝因以百兩求張弼即以百兩徵

未聞帝以二十四篇求霸以二十四篇徵也且霸所  
應徵之書明言分析合二十九篇作數十篇又采左  
氏傳并書序作首尾凡百二篇則其數明是一百有  
二篇而其文則大約取之書序左傳及尚書二十九  
篇之中何曾就鄭註多寡爲之增益况偽造二十四  
篇祇足得五十八篇之數其于百兩何居及究其所  
誤則鄭註三十四篇與偽增二十四篇皆杜林漆書  
古文非孔古文也卷見三穎達不曉漆書作此不通語  
而世無通人解之夫以張霸西漢成帝朝人乃能偽  
造二十四篇以足東漢鄭康成註書不足之數則其

古文尚書冤詞

八

人已。在。夢。中。而。世。復。信。之。所。謂。舉。世。夢。夢。非。耶。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即內府所藏孔書校歐陽大小夏侯

三家經文即伏書酒誥脫簡一謂古文脫簡也名誥脫簡二率

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

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楚元王傳哀帝時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古

文舊書藏于祕府伏而未發此言中古文也傳問民間則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此安國更寫一本藏于家而

書後古文中外並有考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

惜閱上君子之所嗟痛也又曰抑此三者左傳毛詩古文尚書

以尚書爲備皆先帝之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  
舊書皆有徵驗謂外而民間內而祕府皆外內相應考驗如一中外相應當時

親任校書者其言之再三如此無學之徒請略讀之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

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若必黨同門妬道真違明

詔失聖意以陷于外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乃書入而諸儒皆切齒怨恨以不立學官

舉行則諸儒狂于便安且憚即名儒如光祿大夫龔

繁重遂一意排抑動成門戶勝惡之願乞骸骨罷而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欲改

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欲廣道術亦何以爲

非毀哉欲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

補吏爲河內太守

古文尚書宛記

九

漢傳贊云平帝時爲立古文尚書傳亦云王莽時諸

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瓊惲等王瓊塗惲受皆貴顯乃

莽廢官學仍不行

暨後漢而古文之名日盛然終不立學即民間除授

受外亦罕得其書且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

踰越故安國註論語凡引經如君陳泰誓類皆不註

篇名至予小子履敢用玄牡節反不註湯誥而註曰

此墨子引湯誓辭而賈逵馬融鄭玄之徒極尊古文

自解受孔學者其註諸經引古文處皆註曰逸書以

逸于學官外也

徐仲山尚書日記曰立學者為尚書不立學為逸書猶之合官寫者曰官

書否則且實有不見古文者正義謂漢儒如劉向劉

歆班固賈逵馬融鄭玄六人皆不見古文予嘗謂向

歆校中外古文極悉而孔氏誣之以不見此仍是張

霸偽補鄭本之餘說若賈馬三人則所受者為杜林

漆書本其不見孔壁古文斷有然者雖徐仲山曰馬

融作忠經引大禹謨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非古

文乎顧三人實不見古文其忠經所引偶然及之不

足據也

說見後

後漢儒林光武初尹敏字幼季初習歐陽尚書既而

古文尚書寬詞

十

受古文兼毛詩穀梁春秋皆未立學官而汝南周防字偉

公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至肅宗朝有

諸高才生能受古文尚書者魯國孔僖字仲和自安

國以下世世傳古文不絕拜郎中陳留楊倫字仲理

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講學大澤中弟子至于

餘陽嘉二年拜大中大夫與將軍梁商不合以病免

若杜林在東漢初曾得西州古文漆書一卷其實與

孔壁古文並不相合至是則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

融作傳鄭玄作訓解隋經籍志馬融註尚書計一卷鄭玄註尚書九卷

魏王肅孔疏作晉誤習古文尚書隋經籍志王肅註古文尚書十一卷又正義云

肅言亂其綱細爲  
太康時與孔傳同

晉皇甫謐傳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

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正義引晉書云此係晉史十八家舊本今晉書無藝文志卽儒林亦不載諸經師授之

說晉太保鄭冲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字休豫

休豫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皇甫謐外弟也季授城

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邵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真爲

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奏上其書者奏所授

受之孔氏傳非古文經文也說見後時亡失舜典一篇晉范甯爲古文

尚書作解猶不得舜典舜典亡半篇非全亡也說見後

乃其所上書則固孔安國之傳非經文也隋經籍志

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玄

爲之作傳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謂古文廿九篇又雜以

今文謂今文廿九篇非孔舊本此杜林漆書非孔壁本自餘絕無師說

謂無爲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謂古文之內府經文

尚存今無有傳者但無傳之人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

尚書並亡皆今文之俱亡濟南伏生之傳卽尚書大傳唯劉

向父子所著五行傳卽五行傳記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

是今文無傳矣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

乃是始上古文之傳是梅賾所上者孔傳非經文也乃不善讀書者共言梅賾上僞古文經冤哉請世問

入各開  
眼觀之時又闕舜典一篇其傳本又無此篇此下

四於是始列國學古文立學自此始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

此後言晉後孔鄭與齊代唯傳鄭義又不行至隋

廢梁與陳二家並行至是孔傳自餘所存無復師

說又應轉絕無由是觀之是古文經文祕府舊有梅

氏所上只是孔傳故志歷敘之以為古文傳註師說

興廢之由原未嘗謂古文已亡至東晉始上也是以

前敘所存特曰古文尚書之經文後敘所奏則又特

曰安國之傳其故為明析不使謬亂如此且

至于堯典舜典原有二篇孔氏小序已第其目為百

古文尚書究詞

十一

篇之二而伏生誤合為一篇及孔壁出書時安國考

定篇次為分而出之但不知其分在何處且失篇首

一截祇以堯舜二典之序冠堯典之首而其文則仍

合為一于是立學之際始校舊文遂有疑為舜典亡

者舊晉書所云亡失舜典一篇隋志所云時又闕舜

典一篇是也但予考史記及諸書引經所據知舜典

即在堯典中未全亡也所亡祇四海遺密八音以後

月正元日半前半篇耳然且篇首二十八字則孔傳

原有其文而梅氏所上本偶失之至南齊姚氏始上

其文又以堯典慎徽五典以後文而冠以曰若稽古

帝舜曰重華六句遂謂慎徽以後俱是舜典然前後不接因有疑二十八字爲僞書者不知亦非僞也

南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

傳古文舜典一篇在慎徽五典上有曰若稽古帝舜

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

以位二十八字遂表上之會方興以罪致戮事遂寢

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書復得之

此二十八字在魏王肅註古文尚書十一卷晉范甯

註古文舜典一卷皆有其文正義云梅賾上孔傳時

猶闕舜典二十八字世所不傳以大航本未出也多用王范

之註補之謂註本中文也釋文亦云以王肅註取續孔傳

阮孝緒七錄亦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

二字釋文云此十二字阮氏七錄亦云是也

但釋文又云姚方興所上祇十二字更有濬哲文明

四句凡二十八字總出之王註節王肅註本則不然按隋

經籍志齊建武舜典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

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是此二十八字在建武奏

上時一齊並出從無方興十二字王註二十字之別

此說誤也馬鄭所註者馬融鄭玄得杜林漆書本誤認作古文尚書本而註之實譌本也世疑

馬鄭皆不見古



然且此二十八字在漢末有引用之者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立塞此二王君者皆在王范二君之前則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方興之非僞固不足辨也

至沈約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尚書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則亦先于方興者但建皇六字與協于帝三字濬哲文明十六字俱不連接是必此六字原在乃命以位後亡篇中文而高堂是時以改朔引及斷章取

古文尚書詁詞

十四

旨不必直接重華爲句觀其文勢原自奧阻可驗耳若謂此十五字當攙之正月上日之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前改朔與齊政正可相接則不特置協于帝三字并濬哲文明十六字于無地執一書以廢羣書必無是理且顯與史記諸書之分堯舜典大相乖謬恐未然矣

蓋史記諸書皆稱放勳殂落以前爲堯典以後爲舜典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漢書王莽傳堯典十有二州後漢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以二月東巡狩陳寵言唐堯著典胄災肆赦晉幽州秀才

張髦上疏引堯典文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凡稱堯  
典皆在慎徽五典之後則此後半篇其為堯典方未  
已也乃自此推之至二十八載帝乃殂落之後則並  
無堯典一名闕入其內此真舜典矣故予舊分二典  
謂堯典自白若稽古帝堯起至二十有八載帝乃殂  
落止舜典後截則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  
陟方乃死止首尾分明而其所補闕則史記有之史  
記作堯紀卽載堯典如帝堯者放勳節能明馴德節  
乃命羲和節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節四五六歲三百  
六十六日節八舉丹朱節九舉共工節十舉鯀治水節十一舉

古文尚書卷詞

十五

舜降二女節十二慎和五典節十三謀事至而言可績節

考言十受終文祖節十五在璇璣玉衡節十六遂類上帝

十七輯五瑞節十八歲二月東巡狩節十九五歲一巡狩

二十肇十二州節二十定五刑節二十誅四凶節二十堯辟

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節二十四此堯典也至以舜典作舜

紀則自虞舜者重華起而窮蟬而下而瞽瞍而耕歷

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就時父母弟欲殺舜四岳

薦之堯乃使九男二女事之且試五典與慎徽治百

官與納百舉十六族賓四門流四凶入于大麓烈風

雷雨不迷此一段與堯典全同使攝行天子政天下歸舜此舜

典前截文也自此以後則全是舜典如云乃至文祖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一節 謀四岳詢于四岳二節 命十二牧三節 咨禹四節

咨棄咨契咨臯陶五六節 咨垂八節 咨益九節 咨伯夷十節 咨

夔咨龍十一節 嗟女二十有二人十三節 三載一考績十四節

舜年三十以孝聞至崩于蒼梧之野舜生三十徵庸至陟

方乃死十五節 皆舜典文也則是二典之分當在帝乃殂落

之後月正元日之前此彰彰者但舜典前截依史記

所載則亦有試五典賓四門納大麓一段與堯典同

故伏生之合孔書之失蕭齊舜典之攙割皆職是之

故史記具在其為儻羊顯然耳

古文尚書究論

十六

乃自立古文學後江左儒者悉祖述其書隋初流播

河朔在開皇間多集羣儒論列其為正義者有蔡大

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皆命世之才炫仕隋

代作毛詩尚書論語孝經述義各數十卷其于孔傳

最有發明至唐永徽間救國子祭酒孔穎達及太學

博士王德韶上騎都尉蘓德融四門助教王士雄等

考辨羣儒是非為之正義凡二十卷至開元間又命

集賢學士衛包改寫古文易以今字名今文尚書十

三卷依生今文秦隸古字也此今文俗字也

蕭山毛奇齡 又名牲字初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黃較

古文尚書冤詞

三

自是之後但名尚書不名古今文以今文二十八篇原在古文五十八篇內也第伏壁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在西晉永嘉之亂早已亡失而孔壁之學如周防尚書雜記三十二篇王肅古文尚書註十一卷范甯註舜典一卷皆湮沒不可復考即杜林漆書之學馬融註十一卷鄭玄註九卷在唐初猶見之迄

古文尚書冤詞卷三

今無一存者唯孔傳哀然獨行顧前此正義如費彪顧彪劉焯劉炫輩多所發明亦迄無贖本一註一疏自唐歷五代汴宋並無異辭乃南渡以後忽有指為假書者

古文之冤始于朱氏

朱熹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

之甚 此後元明間人皆以此二語藉口凡數十家茲不重載

朱氏欲註尚書見孔疏有兩漢諸儒皆不見語又有梅仲真為豫章內史遂于前晉上其書語因不復深

考且並不究所由來竟以臆見斷之曰此必假書舍  
之不註而以註屬之門人蔡沈并授以意于從前不  
分今古文者今特爲分之且雜爲之說以著其僞凡  
諸門弟子爭相傳播而元明以來又苦無通儒善讀  
書者爲之剖晰其在古學則鹵莽菴略但抄竊詞句  
而其在今學則名爲通經而實無一經可通且過遵  
朱氏寧得罪先聖賢必不敢一字道朱氏之謬加之  
入明至今立學取士皆用其所註書雖孔子復出無  
如之何致使陋劣之徒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鍊成  
獄古經之寃至此極矣要其說則皆自東晉方出諸  
儒不見兩大節始

夫古文何嘗自東晉出也不幸古文遭厄夫子刪之  
夫子之家藏之距伏生今文立學幾及百年而後出  
于壁乃出甫四年而又頓遭巫蠱之禍不惟不立學  
卽安國傳文亦不敢再上然且武帝遽崩安國又卒  
先聖先王之書幾幾一綫亦可憐矣然而古文經文  
歷有方所其在官書則科斗原文見藏秘府而在私  
學則安國所寫隸本親授都尉朝以傳至桑欽授受  
分明並無斷絕是以劉向取內府古文以校博士今  
文之學劉歆復取內府古文以校膠東所傳古文之

學彼此徵驗名爲中外相應間有張霸上僞書思相  
繆亂猶得援內府古文以斥其非是何曾有無何之  
文可以公然相竄易者越至東京則孔僖爲安國之  
孫世世守之而丁鴻楊倫且集弟子千人于大澤中  
肄習之至魏晉之間則自王肅皇甫謐外山鄭冲蘓  
愉梁柳臧曹皆一一相嬗以遞至梅賾未嘗有傾刻  
之間毫釐之隙也乃古文藏內府者則永嘉亂後其  
書並存而特以無傳之故梅賾乃上孔氏傳以補尚  
書諸傳之闕是梅氏所上者安國之傳非古文之經  
也安國之傳東晉始行古文之經非東晉始出也故

古文尚書冤詞

三

唐宗晉書不載梅賾上書事以爲不關本經不足輕  
重而舊晉史及隋經籍志則各爲載入然猶恐誤認  
孔傳爲古文乃先曰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經文然  
後曰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此  
其明白爲何如者乃不學之徒妄云梅賾上古文以  
致一訛再訛頓成此千古不白之冤獄嗟乎諸書具  
在何不明啟其書一讀之也

至諸儒不見則亦有說按徐仲山傳是齋尚書日記  
有云舊謂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故趙岐註孟子鄭  
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其于引古文

尚書所有之文皆註曰逸書以是爲古文作僞之據此皆不學人所言漢功令嚴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凡古學今學必立學官以主之射策勸祿皆在此數出此者卽謂之逸以逸于學官外也今文立學稱尚書古文不立學卽稱逸書此如唐制書學然其合于官寫者名官書否則名野書故宋洪邁曰孔安國尚書自漢以來不立于學官故左傳所引杜氏輒註爲逸書以是也况古文距今文之出爲時最晚及甫出而巫蠱事發不及立學其私相授受祇得安國親寫藏之于家一本已耳除授受之外焉能他及又况

寫經用竹簡木冊未易傳遠而民間以煩重之故又難于更寫然且門戶擠排在博士甲乙高下惟恐有他經相壓以致篡易故有遺金中祕使陰易其書以證已學者觀劉歆甫移博士請立古文而諸儒切齒恨如仇讎甚至師丹龔勝爲國重臣且有乞骸骨以去者而劉歆坐是竟不得復齒于衆此其間興廢之機雖古文當前亦孰肯顧而問之然而無足怪者傳者傳不見者自不見也

若孔氏正義其於諸儒不見古文者祇限六人謂劉向劉歆班固及賈逵馬融鄭玄耳予謂此六人者反

不在不見之數二劉校中外之學班氏詳述而志之何爲不見若謂劉歆作三統歷其所引泰誓與古文不合則著書持論何所拘限杜欽議婚禮以關雎爲興刺之作不必不見毛詩太僕議祀典以孝武爲齊襄復九世之讎不必不見左傳也若賈馬鄭三人則原非孔學雖賈逵父賈徽曾受書塗擘是古文正派而其後遠與馬鄭則皆受杜林漆書之學雖名爲古文而實與孔壁古文不同一是漆書一是壁經也正義載鄭氏極尊孔學而賤伏學其爲書贊于孔學則云我師棘子下生安國而于伏學則云疾此蔽冒疑惑未俊其意嚮去取非不分明而學實有異所謂不見古文者學在彼則不見在此耳

古文尚書冤語

五

後漢書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以示東海衛宏濟南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遂絕何意遂能傳之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後漢儒林傳扶風杜林得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註解

按杜林東漢初人賈馬鄭三人但得其書而爲之傳述非親受業也是時或不得真古文本見似而喜容



亦有之然斷不得以之亂孔氏之學觀林自言不合時務且恐諸生悔所學而儒林載林以東漢初人而直列之東漢末諸儒之後亦明別之為非孔學耳

漆書五十八篇

堯典益稷

舜典禹貢

大禹謨

五子之歌

肅征相作

九共九篇

湯誓

典寶

湯誥

咸有一德

伊訓

肆命

原命

泰誓三篇

牧誓

高

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誥

康誥

費誓

文

武成

洪範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酒誥

梓材

名誥

顧命

康王之誥

何命

費誓

文

此漆書本也其篇目次第俱依正義所載鄭註但正義謂鄭氏所分以盤庚中下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泰

古文尚書卷詞

六

誓三篇共六篇合伏書二十九篇而去偽泰誓一篇

為三十四篇正義所云鄭註三十三篇與孔傳同者

是也以舜典一篇益稷一篇汨作一篇九共九篇典

寶肆命原命三篇共十五篇合孔書十二篇而去仲

虺之誥太甲三篇悅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

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為二十四篇正義所云二

十五篇增多鄭註者此也獨予謂必不然者既註古

文則必不復分古今使各為界限且但註今文而古

文仍闕何以為古文之註又且朱梁陳隋孔鄭並行

若鄭註止半則豈有同行古文而鄭註闕容半耶之

理竊謂鄭氏註漆書時原自完備故孔鄭並行雖稍有叅錯不大懸絕而隋代儒臣猶得見鄭註九卷載之經籍延至唐初當有墨守今文者又去其半而顏達未之知也且顏達誤認鄭氏所註名爲古文而並不曉杜氏有漆書鄭氏所註是杜氏漆書之本因妄疑此二十四篇鄭註無有而篇目存亡又與孔傳全不合是必張霸上僞書時於鄭註之外僞造此二十四篇以足鄭註所闕之數而不知西漢張霸必不能預造僞書以補東漢鄭註之所闕且霸所上者百兩篇也曾百兩而二十四篇也乎

古文尚書究詞

七

泰誓三篇不可解伏生僞泰誓一篇既去之矣此有三篇則似乎孔壁所傳之本乃馬融作書序盛詭伏生泰誓爲非是而又以春秋國語禮記所引泰誓凡孔壁所有者俱未之見爲恨則漆書泰誓仍非孔壁所傳本豈卽河內女子三篇耶抑更有他本耶王應麟謂馬氏尚書註本之杜林漆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亦異則自來亦有知其謬者蓋東漢在光武時惟尹敏始受古文而其後遂有周防丁鴻諸學遞相嬗受杜林與尹敏同時而不入古文之列在漢史已疑之矣見書籍山漫須有確據且必合數書而推

証之始為可信今云得之西州此與僞泰誓之曰後  
得曰民間得曰掘地所得曰民有得泰誓者曰河內  
女子伐老屋得有何足據蔡元定謂自然圖得之蜀  
山隱者程頤謂未濟三陽失位得之成都箍桶匠皆  
笑話也嗟乎尚書不幸原有竊發如伏壁泰誓張翊  
百兩篇漆書五十八篇之明明可疑而有眼不識認  
賊作子反矯揉羅織以冤証此孔壁所出之聖經亦  
獨何矣

漆書亡書四十二篇

膏鈇 帝告 釐沃 汝鳩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征仲虺之誥 明居 祖后 太甲三篇 沃  
丁 咸 又四篇 伊陟 仲丁 洹 亶 甲 祖 乙

古文尚書 卷三 宛詞

八

說命三篇 高宗之訓 分器 旅巢命 微子之

命 歸禾 嘉禾 成王征 將薄姑 周官 肅

息慎之命 亳姑 君陳 畢命

君牙 蔡仲之命

此馬鄭所註書序百篇亡書之目即漆書本也據正

義謂鄭註舜典有入麓伐木語註五子之歌云避亂

于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此不見古文者予謂不

止不見古文并不見書序若見書序則胤征序明云

義和洧淫胤往征之豈有解作臣名之理意必漆書

祇有篇名而無序其云註書序者冒昧之語也但胤

征諸序史記有之豈鄭并不見史記耶

朱氏經義考云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

註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註甚多。然惟今文及小序有註。而孔氏二十五篇無一語焉。又曰東漢爲古文尚書。不一有胡常所授。有蓋豫所傳。有杜林所得。不盡本于安國。而孔氏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亦粗疎矣。

按胡常字少子原。傳孔學。見儒林傳。若杜林書。則宋王應麟亦云。馬氏尚書註本于杜林。而孔穎達全然不知。且復牽合張霸偽書與孔書林書合作。轆轤此無理之極者。相傳孔穎達作正義。因梁費昶疏而增廣之。又唐書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

音文尚書究詞

九

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名曰義贊。詔改爲正義。雖包貫諸家。然不無謬戾。馬嘉運曾駁正其失。至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復就加增損焉。然則其書之驕駁不足信。不止此耳。

朱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難讀者皆今文。

此說出自

吳棫云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卷牙云云然棫說不過如此自朱氏指出且題爲僞而世遂遵信之

又曰

一作蔡沈語

漢儒以伏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

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

何故或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

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  
或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  
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

書體無難易之分惟典謨渾穆頌命麗和訓誥通誓  
誓誠峻激每以體製分平險蓋廟堂之上高文典冊  
自與示師告衆者不同故有謂盤庚大誥義直意曲  
樸鍤與寡莽兼而有之且亦時代升降實使之然左  
傳簡整而國策悍曼大小雅至變後則其詞反險奧  
歷落與前迥異是以禹誓甘誓尚自坦緩至商周加  
之以桀縱之氣韓愈所云周誥殷盤詰曲磬牙專指

古文尚書究詞

十

商周言非無謂也今不分體製不辨時代單以古文  
今文較量難易且謂今文艱澁而古文平易是豈古  
文中無盤庚大誥多士多方耶抑豈今文自盤庚大  
誥諸篇外並無堯典皋謨洪範無逸所云平易者參  
其間耶夫二十八篇中有難有易則五十八篇中亦  
有難有易不必難者屬今文易者屬古文也且此難  
易者非伏孔兩家故爲之也乃欲借難易以見真僞  
遂謂此艱澁者或是伏生女子口授時改文換句有脫落  
庚大誥諸篇是伏生女子口授時改文換句有脫落  
差誤故艱澁耶此孩孺之言也伏生有壁中原水竹

冊儼然。又先教之齊魯之間。又教張生。又教歐陽生。然後老而教。量錯非無水之言。可以洵口得失也。老翁少女。縱或多誤。豈有古文書出。參訂考讎。不更正者。若謂紀實之言。難工潤色之詞。易好則總欲寬誣。古文謂今文是。真是紀實。故難工。古文是假。是潤色。故易好。則不惟無妄之冤。不足置辨。且未聞古來書評。有以今文之詞爲不工。古文之詞爲工好者。若然。則但論工拙已耳。何問難易。且此非儒者之語也。儒者讀經。當論理不當論文。卽欲論文。亦當論其文之近于理者。而難易工拙。總可勿論。故孔穎達曰。古

文經雖晚始得行。然其詞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其說甚善。明陳第惡梅鷟。攷古文之急。爲之作辨。雖第亦寡學。自坐謬誤。不足以灑冤。然其說有云。夫書之所以貴真。以其得也。足以立極也。所以惡其僞者。以其失也。不足以垂訓也。今自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服習古文。而皆黎然有裨于治理。乃不求其精。而反苛責之。區疎跡之間。不亦過乎。又曰。二十五篇。其旨奧。其文卑而高。近而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愛愛。則玩。由繹而浸。滂。風。咏。而服習。擬議。以身。

化裁以政定事功而成疊疊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偽疑之乎此真儒者之言

張杉曰二典三謨極文從字順文侯之命秦誓皆春秋時書其古質樸奧較有過于典謨者但平心誦讀當自得之人苟疑竊鐵則語言動止無存而不似竊鐵及知其不然而向之絕類竊鐵者今無一相類讀書亦猶是矣文體何常疑爲古則古疑爲今則今向惟疑古文爲僞耳苟知其不僞請再讀之其竊鐵與否當與向所讀時有大異者

朱又曰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

古文尚書冤詞

十一

云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翻齟不亦大可疑乎

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夫伏生口授如何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

云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于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有不

可曉者

孔壁出書距始皇焚書時雖及百年而簡漆不易損公然完其事未可知此固不足爲真僞辨者但其所訛損之數在諸書已明言之其正書所損則漢志明云酒誥脫簡一名誥脫簡二簡若干字脫若干字是其亡逸者所損則書序明云其餘錯亂磨滅弗復

可知是也是訛損脫誤開載甚明已則不知而反答  
古人以無隙之隙古人不受也且論語孝經與書同  
出同是百年壁中之物論語不訛損世未嘗疑何獨  
至書而疑之

如謂今文難讀則伏壁所藏曾不止此散失之餘偶  
得此數原非擇其難者而讀之如曰記其難而忘其  
易則必所讀者多篇而所記者止此數則可云記此  
忘彼今伏生于二十九篇之外未聞有讀之而忘之  
者也且堯典臯謨並非難讀何以讀之而公然不忘  
則非易者偏忘而難者偏記亦可知矣且伏生何必

古文尚書究詞

三

記耶夫此二十九篇者非竟亡其書而心記之口誦  
之也據史記儒林傳明云伏壁所藏書僅求得二十  
九篇而其餘亡伏生卽以此二十九篇教授于齊  
魯之間則此二十九篇有壁本矣既有壁本則依本  
教授何必強記况伏生無口授事在史漢傳志並無  
此說惟安國大序有云伏生年九十口以傳授然後  
有口授二字而其後衛宏定書古文序則又云伏生  
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而齊人語與潁川各  
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則又  
增伏女傳言一事于是作隋書者亦載口授二字于



經籍志中則是口授二字出自孔序朱氏既疑孔書是僞書孔序是僞序而口授二字偏信僞書僞序之所言而以此相難則竊賊言以詰賊賊有不掩口而胡盧者乎又况所謂口授所謂傳言者非口念其書而傳誦之也謂說書也古凡授書必說書如倪寬初見武帝說尚書帝曰吾初以尚書爲樸學勿好及聞寬說乃從寬問一篇此說書之謂也故伏生之孫以尚書徵乃不能明定而罷謂不能說也故衛宏記傳言事則明云齊語與潁川殊異伏生所說錯祇得其意略爲屬讀蓋說書有數端必解其篇義釋其字

詁指示其章句屬讀而是時錯以言語不明祇得記屬讀而不記其他則是所謂口授所謂傳言在漢人已明明言之而世無學人惟知以記難忘易動成口實陋之陋矣且吾更有說于此夫伏所授者今文也今文者以所授之書字言也如曰口授則焉知其口中之字爲科斗爲篆隸而可指之爲今文也乎何茫昧乃爾

朱又曰尚書孔安國序非西漢文章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是魏晉間人作序

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伏生時無此文且其文

甚弱亦不是先漢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序

書大序真僞與古全文全不關涉惟小序則古文中本有之書此不可不辨者但大序亦斷非僞作并非魏晉間人所得爲按漢志上斷唐虞下訖于秦諸語皆用序言而正義疏科斗書引鄭玄註科斗書爲証則科斗二字僅見大序既有漢註則非魏晉所得作可知也至于小序則漢志明云孔子刪書百篇而爲之序卽賈馬鄭三人亦皆云小序孔子所作今雖不定爲孔子然與書同出孔壁則真正舊本非復後人可僞爲者况經義考云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既達

古文尚書究詞

十五

書名則自當有序達作者之意此固古文百篇一弁冕也今鑿言非先漢文字文體甚弱只是後漢末人所爲此必曾見馬鄭二人有書序註而二人皆東漢末人故以爲言而不知司馬遷作史記時已曾收其文入夏殷周三本紀中遷正是先漢人且其文亦不其弱伏生時雖無此然遷曾問詒安國家則恰從孔門得之村父穿青嬰處處失眠故吾謂吳械蔡沈吳澄郝敬輩專以文體平險詞旨厚薄定時代先後此真盲人瞎馬之論大不足道祇史記亦尋常書何以都不一觀多此饒舌爲可嘆耳今考史記本紀有五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又大可稿

文輝京有較遠宗姬漢較

古文尚書冤詞 四

至元人吳澄而張大其說古文之冤倡于朱氏而成于吳澄其作書纂言一書直斥去古文不錄而僅錄今文以為尚書止于此數則毀經矣然其說則仍襲前人餘唾率淺薄庸陋無足當柱口者迄明而愚劣尤甚今彼妄言之姑妄應之若其同時附和言語雷同者概不置辨省詞費云

古文尚書冤詞卷四

古文之冤成于吳氏

吳澄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前古文書也

梅賾無奏上古文書事 說見前

蓋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者當世通行之字故曰今文孔壁所藏皆科斗書故曰古文伏生今文即篆隸書也孔氏古文則科斗書也秦自李程作篆隸後盡廢古文凡經籍竹簡皆以今文更寫之伏生曾為秦二世博士其所受皆秦書故伏壁所藏名為今文實秦字非今字也至唐開元間玄宗

敕集賢學士衛包將安國所寫隸古一本改寫俗字  
卽王次仲所云楷體者亦名今文故唐藝文志有今  
文尚書十三卷註云卽包所寫今字則是漢時之古  
文科斗書也今文者篆隸也唐後之古文篆隸也今  
文者今字也今謂以隸寫之卽當世通行之字則以  
唐之今文作漢今文矣此不特不識經并不識字矣  
據漢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篇並無此  
文此澄誤據者

但孔壁真古文書不傳

古文尚書冤詞  
卷四

二一

不傳則安國獻之官府者何物寫藏之家者何物授  
之都尉朝以至桑欽者何物劉歆校之中古與驗之  
民間何物且不知何時不傳何故不傳也且不傳二  
字出自何書何據詩一一說之

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  
然霸書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于世

張霸以百兩徵並無偽作二十四篇之事此因杜林  
漆書有舜典汨作二十四篇在鄭註外孔穎達不識  
杜林漆書又誤認張霸曾偽作此以補鄭註所不足  
故有此說此實穎達大誤者予前已辨之又辨之矣

妄人穢唾舍之如飴不顏厚乎至若霸書在當時自  
已黜之雖用夫中大夫言姑存之然隨黜之矣乃云  
霸書雖在豈澄曾見之耶抑否耶

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  
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而其言率依于理凡張  
霸爲書遼絕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矣

二十五篇不出自梅賾也若云傳記所引書收拾無  
遺則非書收拾傳記傳記自引書也

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此漢世大小夏侯歐  
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

古文尚書究詞

三

孔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書旣與梅賾所增  
混淆誰復能辨

大小夏侯與歐陽氏所傳尚書在西晉永嘉之亂印  
已亡失並不自唐人爲疏義後始廢而不行也况五  
十八篇旣行則二十八篇自在其中不惟不廢絕又  
何曾混淆耶

書篇題之寬

歸有光曰昔班固志藝文有云尚書二十九篇古  
經十六卷則以古文爲漢世僞書故別稱爲經不  
使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

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

初聞有光說大驚及檢漢志知有光所據卽吳澄誤據之說非漢志也漢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卽安國書也經二十九篇則今文也班固當時未嘗有慎重分別之意必欲分別則孔書是尚書伏書是經當分別伏書而有光反言之本欲吹堯而適以吹蹠此等學問何苦爲此唐虞三代之書不比漢志數行可錯讀也况古文四十六卷非十六卷也

### 書序之寬

古文尚書寬詞

四

金履祥曰朱子疑安國大序非西漢文字履祥疑屋壁中絲竹之音此東漢讖緯涉怪家言

王柏曰序欲眩耀孔壁之奇造爲科斗書旣曰科斗書廢無能知者則安國焉知之

漢景十三王傳初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藝文志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則此在西漢本有之若科斗之書鄭玄曾註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者以形言之爲科斗若指體卽周之古文也而正義又云鄭知此者正謂周時秦世所

有在漢代猶當知之則是科斗雖久廢他人或不知  
豈有安國儒家亦不知者書序爲昭明所選宋人不  
識文選每遇選中文必疑爲齊梁人僞作如疑李陵  
書子夏序類以爲安國此篇必非漢文而不知漢人  
之註之者早已如此雖欲曲爲吹求之其可得乎

或曰序云承詔作傳傳取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  
問此則僞也何也以安國未嘗遭巫蠱事也按漢  
武帝紀征和元年巫蠱起而史記一書則終之太  
初之年其自序有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  
也乃史記世家已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

古文尚書究詞

五

太守早卒則在太初年已無安國其人矣乃自太  
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中間越天漢太始二號而後  
巫蠱起而謂安國遭巫蠱事信乎此非僞乎

安國遭巫蠱事非大序私言漢志安國獻之遭巫蠱  
事未列于學官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荀悅  
漢紀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于學官劉歆移太  
常博士天漢之後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  
施行隋書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  
奏上其云遭巫蠱事諸書皆然此非安國一人可妄  
誕也若史記則何嘗終太初年耶毋論太初以後天



漢太始其救李陵作史記方輿未已凡列傳年表其  
記天漢太始事歷歷可指卽征和巫蠱事亦在在有  
之酈商傅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卽巫蠱事  
也衛將軍驃騎傳後將軍公孫賀坐子敬聲與陽石  
公至奸爲巫蠱族滅無後將軍公孫敖坐妻爲巫蠱  
族將軍韓悅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趙破奴  
坐巫蠱族匈奴傳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囚并衆  
降匈奴非巫蠱事乎

或曰此褚先生所增文也吳中陳仁錫刻史記凡  
列傳遇巫蠱事皆註曰褚先生所續若年表至太

古文尚書究詞  
卷四

六

初以後則直刪之而未之間耶

此則焚書矣夫欲攻古文而間闕孔序已屬波及而  
乃闕孔序不已竟致改史記以實已說則凡書俱危  
矣宋鄭樵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解經而經亡予  
向最惡此語如是將必焚經而不解經然後可今儼  
然焚之矣夫褚先生非漫然增史記也褚爲元成間  
人其所增補者大抵史公自序中有其目而無其書  
如武帝記三王世家龜策日者諸傳俱可掇附則曾  
之然並無增續一二句者且諸列傳中其及巫蠱事  
皆連翩之文前後一片未能割方幅而綴當中也又

况班氏漢書往往依史記原文因而抄之而司馬貞  
顏師古孟康徐廣諸儒卽又註之史漢書例並無班  
氏抄褚文諸儒註褚傳者今前所引皆班氏所抄諸  
儒所註之明文也又况史記全書多征和事雖無巫  
蠱字而其事實在巫蠱之後如公孫敖以因杆將軍  
擊匈奴至余吾水上在天漢四年則其距太初改元  
已八年矣又亡名五六歲而後發覺則正在征和二  
年之後趙破奴與太子安國入漢徐廣明註云以太  
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時已涉太始四年之  
後則雖無巫蠱事亦征和年矣又况將相名臣年表

古文尚書究詞

七

刪去征和而建元以來年表則仍有龍頰侯襲封事  
係征和三年而刪者不識居然幸免則雖刪改亦又  
何益蓋學貴精細不貴鹵莽惟精細故拾得梅賾上  
書一語不得輕信惟不鹵莽則雖明見得史記終太  
初一語是史公所自序者而亦必求其不必然自序  
不又曰于是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乎夫  
麟止者元狩之號也武帝于元朔之末因獲白麟故  
改號元狩其距太初改元越十有八年是時其父湊  
尚未死也史公于元鼎之末始代父職越五年而當  
太初之元始作史記故其自序有兩時一是元狩謂

西狩獲麟夫子受端門之命遂作春秋今將作史記以附于獲麟之末故曰終麟止此一時也一是太初謂是年改元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爲改建明堂諸神受記之曰故太史令作曆始于是年而其作史記亦始于是年瑞應之符以此爲識故曰終太初此又一時也而實則史記之作在天漢後自序又曰又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始喟然云云而班氏作司馬遷傳復改七年爲十年以爲史記多訛十作七如律書七寸爲十寸七分爲十分類是以七年計之當天漢三年以十年計之則當在征和之前太

古文尚書冤詞卷四

八

始之後而總以陵降爲之斷故荀悅漢紀又云天漢三年李陵降匈奴司馬遷據春秋諸書以作史記接其後事迄于天漢其記陵降之年者以陵降而後作記其曰接其後事者謂接上古以來之事而終于是年則凡訖于太初訖于麟止訖于天漢皆指黃帝以來之後事而言非謂史記自此終也夫謂史記爲訖于太初者自序也謂史記爲終于麟止者亦自序也謂太初之後又七年而遭患難而始發憤作史記者亦自序也使執一說以相難則卽自序一篇已各有門戶水火之爭何況漢紀自此諸書多焚改矣惟其

不然史記不必終太初安國雖早卒不必不死于征和之後讀經讀史兩俱無憾蓋從來毀尚書者自朱吳以後歷元迄明皆信口聒聒惟此爲讀書人所言而一舉不勝卽思易他文以實已說則又無賴強暴所不爲矣故此一節雖祇攻書序而實刻于攻古文者之用心好學者當慎思之

書小序之寃

見三卷末

書詞之寃

梅鷟曰大禹謨僞書也春秋莊八年魯莊公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此書詞也德乃降三字乃莊公

古文尚書寃詞卷四

九

自言杜預註此甚明今乃連襲其文而以魯莊之語爲書詞此非僞乎

或曰左傳降音杭與古文音絳迥然不同

古文不立學故趙岐杜預輩皆不見古文前旣以此爲古文僞案已辨之矣今預實不見古文不知德乃降是書文而誤以逸書二字註之邁種德之下此正不見之據而說者復以此爲古文僞案則兩端矣按左傳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公子慶父請伐齊師莊公曰我實不德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如務修德以待時乎遂引師還則明是以邾降之故故引書

之稱降者以解之使祗邁種德三字則與邴降何與而引其語且德足降物引書甫畢然後以修德起意故曰如務未有連作已語而復加如務以起其意者至若降之音絳與降之音杭總作下解如城降曰城下下心曰降心詩我心則降國語王降翟師皆是孔傳以降解下與釋言說文皆同正惟德足以下入故黎民懷之書詞左傳何異焉

荀子解蔽篇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明稱道經而以入尚書非偽何也况人心三句論語無之偽者所加也

古文尚書究詞卷四

此正古尚書經之尊稱也古以爲帝典王謨其相授之語實出自軒黃以來相傳之大道故稱道經此如易通卦驗云燧人在伏羲前竄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之書故孔氏書序亦有云三墳爲大道五典爲常道皆以道名可驗也荀子原以人心二句屬之舜之詔詞故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言不以事物告天下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註者曰此虞書語此與論語所云舜亦命禹正同蓋道經之名創自燧人誰謂軒黃卽老列乎若謂允執其中論語祇此文上加三句便是行偽則惟精惟一允

孰厥中在馬融作忠經時卽引其文非東晉梅氏所能假也

况人心四句蟬聯而下並非逐句攙造者何則惟精惟一引書意以爲之解如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知之能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此正明取精一語而由釋其旨一則精兩則不精惟精惟一從人心二句而一氣訓釋在荀子必不逆知後世人必有僞造精一語者而

古文尚書究詞

十一

先爲此懸空之解在僞造書文者亦必不求合荀子之意故作此精一語曲實其說蓋荀子惟解經故可引經文亦可論經意不僞造書者謂其撮人成語則有之謂自造成語以合人意旨則萬無此事何則我造僞尚書不造真荀子也人稍有知能領會此意則亦可捫朕舌矣

汝惟不矜四句亦荀子有之而不著所出何以知爲尚書耶况凡舜所命皆本荀子非抄荀子耶

若汝惟不矜四句不惟荀子卽老子亦有之此亦本經文而習爲常語不必定註曰某書曰者卽無稽之

言二語亦然此如春秋叔向謂子產曰昔先王議事以制雖用周官文而只作已語晉徐邈與范甯書曰君子之心誰毀誰譽雖直引論語文而不標所自一若已之自言之者古人引經類如此若謂舜所命語多出荀子遂謂偽書抄荀子則大不然荀子遵聖言可歷引之若作偽者盜錢在一處則人得蹤跡之矣癡子賊曹思刺平民而自爲掩耳之計可乎

故論語堯曰篇近亦有據之爲偽案者謂掇拾斷續且多易句則不知此篇文體率散撮各經以成章原非引書故文不順序亦無接次凡五章皆然不止各

古文尚書冤詞

十一

舜爲然矣先仲氏曰論語堯曰篇非引經體故其所引者皆係孔書而安國作論語註並不註一篇名于其下如咨爾舜章不註大禹謨予小子履章不註湯誥雖有周親章不註泰誓所重民食章不註武成何則非引經也

凡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傳之解全非後人所能僞者孔傳云能念困窮則長有祿籍此卽前臯陶所云不廢困窮之謂也自孔傳爲此說而包咸註論語卽襲之謂天祿長終汝身蓋東漢以前並無解永終爲永絕者漢書武帝立子齊王閔策曰允執其中天祿

永終獻帝禪位于魏卅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卽班彪作王命論亦曰福祚流于無窮天祿其永終矣至三國魏志始有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于魏而自此晉宋策文則遂有大祚其窮天祿永終之語是孔傳此解全非三國以後人所能窺見而謂東晉人僞爲之乎

或曰國策趙武靈王立周紹爲王子傳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今倒見何也

此引古恒有之坊記引詩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穝後漢崔琦外戚箴引書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古文尙書冤詞

十三

左傳文七年晉卻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使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得禮詳其文則引夏書祇四句以使勿壞止下皆釋書詞也今乃以左氏釋書之詞而通襲之作書文可乎且又有得禮一名何無文也

此則疑者之陋矣夫果欲作僞則自曉文理豈有左氏釋詞都不解而弁襲之作古文者大抵左氏引經釋經多有此等如宣十二年邲之戰知莊子曰周易



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臨兌下坤上有律以如已曰律不行之謂臨則正以師臨二卦之詞解師初爻與卻缺引書正同然而否在臧後律又在否後未爲不順律否臧澤臨俱易文所有而祇衆散爲弱語則弱之一名並非易文然而未嘗以闕漏而疑僞易也此可觀矣

况水火金木諸句斷當屬之大禹口中而不得爲釋書詞者洪範不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乎當禹治水時天錫禹洪範而箕子傳而演之故五行之說雖見

古文尙書箋詁

十四

于五帝德而經文無有惟洪範首演五行曰水火金土而大禹卽以水火金木土進之帝前此一節正其本洪範以陳謨之事故曰天錫洪範禹則之以成九類而前儒亦云水火金木土穀者卽初一五行也正德利用厚生者卽農用八政又用三德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者卽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勸之以九歌者卽天錫九疇以九爲次禹成九類亦以九爲則是水火金木九功九歌諸句斷是夏書斷是大禹謨亦斷是大禹陳謨時口中之語讀書至此當憬然動心自愧無學而獬犬狂吠不

辨形聲亦安用矣。又楚詞啟棘賓商九辨九歌竟以九歌爲夏禹世禪之樂名。故史記舜本紀云禹興九招之樂。鳳皇來翔亦謂禹紀舜功德爲舜作樂而皆本之于九功九歌。蓋九招卽九韶亦卽九歌也。誰謂九歌非禹謨乎。

或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禹在虞廷安得有誓師之事。且聞舜竄三苗矣。未聞大禹亦征苗也。

大禹征苗在吳起對魏武侯早已言之。若誓師則墨子引書明載其事。且名曰禹誓。卽其誓詞亦與古文不大遠。有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

古文尚書卷詞

七五

罰此亦宜。盡人所得見者。乃獨此一節。攻者甚衆在元明間多有之。今則梅鶯羅喻義皆紛紛矣。蠶吾李璿有與桐鄉錢甲辨詞并載于此。

甲謂有苗已竄三危禹安得而又征之。且三危爲燉煌地。非七旬所得飲。至者况既已來格。何爲呂刑又言遏絕之耶。是烏有也。

李璿曰三苗雖一國而君民不同。竄三危者乃竄其君。未嘗舉國人而盡竄之。禮天子不滅國。當必更立一君于其地。奈其君荒逃。如故則又征之。故其誓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此非其民所得爲者。是舜竄

一君禹又征一君不相濶也且謂禹無征苗事者謬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彰彰者甲但知苗之來格當在燉煌而不知仍在本國蓋有三危之苗有本國之苗禹貢云三苗丕敘此三危之苗也三危宅而三苗敘卽燉煌也此舜所竄者也益稷云苗頑弗卽工此本國之苗也三危方敘績而本國無功此卽禹所征者也故舜典黜陟分北三苗亦惟三危與三苗考績不同故在禹治水之後旣黜陟而分北之而至此不率則又征之此明驗矣若呂刑苗民則直是唐初帝堯之事國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堯興誅之而正義亦曰此滅苗民在堯初興時至堯末年則又有竄苗之事是唐虞之際凡三誅苗堯則遏絕之殺其身翦其嗣不滅其國舜則竄徙之而不殺其身禹則第征之來之而并不竄徙以漸而化則以漸而輕世但攻古文辨征苗事而不知堯舜與禹其三世治苗有如是者是今文尚書曾未夢見而欲攻古文此妄也

大禹謨若干章每章必有諸書引用之文吳澄所云傳記所引收拾無遺者此真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也汴宋人多輯格言世有集唐人詩爲珍祕者卽于文

集字猶相傳至今古文總作僞而聖謨嘉言會粹一處則亦不可泯矣明閩人陳第有古文引書證一編雖不無遺漏然亦有可紀者如此除前卷証夏書條及前條有左傳卻缺引書魯莊公引書臧武仲引書仲尼引書孔子引書聲子引書呂氏春秋引書襄五年引書國語內史過引書後漢劉梁傳引書國策趙武靈王引書墨子引書外尚有左傳引書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孟子引書曰涂水做予又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又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荀子引書維予從欲而治類

古文尙書宛詞

十七

右大禹謨

平作書國語內史過引書翁難隱梁勳引書國策欽中引書丘午引書鄒牟引書呂氏春秋引書漢正文簡引書欽引書魯莊公引書臧武仲引書仲尼引書孔子引書聲子引書呂氏春秋引書襄五年引書國語內史過引書後漢劉梁傳引書國策趙武靈王引書墨子引書外尚有左傳引書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孟子引書曰涂水做予又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又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荀子引書維予從欲而治類

蕭山毛奇齡

又名姓  
字初晴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姬黃

古文尙書冤詞五

郝敬曰五歌伯仲漢魏不及十三國風欲凌商周  
雅頌而上之意淺響浮其亦難矣

郝敬歸有光胸腹最陋祇拾得孔書疑漢魏間人所  
作一語遂謂伯仲漢魏不知此五歌有四歌爲左傳  
國語全引之文至第三歌竟無一賸語豈左傳國語  
皆漢魏間書乎抑此二書皆意淺響浮者乎有光謂

古文尙書冤詞  
卷五

文辭格致古今迴別不知其何以別之也左傳襄四

年魏絳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其稱夏訓者以首

章曰皇祖有訓次章曰訓有之也成十六年單襄公

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國語知伯國引夏書

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國語越王召

范蠡而問焉曰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哀公六年孔子

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

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國語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錡大

錢單襄引夏書有之曰關不和鈞王府則有

或謂孔子引書有帥彼天常一句而作僞者以不

簡點失之

左傳引書例原有增一句者襄十一年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乃有備有備無患增居安思危一句隱六年陳五父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禦邇其猶可撲滅增惡之易也一句則引文增損傳例有然不足怪也若謂古文脫一句則亦何礙此正可破朱氏壁藏百年不訛損一字之嫌故徐仲山日記曰帥彼天常係古文脫簡詳文義必有此句始上下通貫且二三章皆六句四五章皆八句不得此章獨少一句則以此當脫損之一誰口不然

古文尙書冤詞

二

或謂第五章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二句襲孟子鬱陶思君爾忸怩爲文

此古舜典文非孟子文也孟子所引是古舜典中文而尚書亡其前截故史記作舜本紀卽引孟子文以補舜典之所闕自九男二女完廩浚井以至舜避堯之子節節有之故孟子曰鬱陶思君而史記曰我思舜正鬱陶此真古舜典原文觀宋玉作九辨亦有曰豈不鬱陶而思君今此時宋玉必不讀孟子可知也然則五子此文或襲舜典苟非舜典則必孟子與史記同襲五子未有明明五章左傳與國語並引其書

而反降而襲孟子者

鬱陶必有思五子怨有之無所思也且爾雅云鬱陶喜也喜則更難通矣况既已鬱陶何復忸怩耶據云太康遠畋于洛表表者外也又云五子御母俟太康于洛汭汭者內也則隔一洛矣隔則當思而且相隔者十旬越一百日不當思耶然且強臣百姓各起相讎遂有距于洛北大河而不使歸者則鬱陶劇思君兄忸怩甚慙百姓此承上予懷之悲萬姓讎予二語而申嘆之一思一慙章法固秋然情理亦確摯未有差也若謂鬱陶作喜解見爾雅則孟子喜而思君史記思君而喜俱不可通本謂爾雅釋經文何悟經文釋爾雅失其指矣况禮記喜斯陶只陶是喜鬱卽不然故王逸註鬱陶曰憤念蓄積此實漢註之可驗者曹植詩鬱陶思君未敢言加未敢言三字正是蓄積而謝靈運詩嚶鳴已悅豫幽思還鬱陶亦謂鬱陶猶未可悅豫也安得便以喜字釋之

歌何可無韻偽也

五子述祖訓以爲歌原可無韻况其韻鏗然首章用古押法餘聲類法也首章皇祖有訓與本固邦寧押猶烈文詩四方其訓之與百辟其刑之押同一能勝

予與不見是圖押猶臣工篇來咨來茹與如何新禽  
押同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與上予圖押猶韉非子  
功名篇技若車事若馬漢孤兒行父母在時乘堅車  
駕駟馬押同爲人上者與奈何不敬押猶詩類弁篇  
施于松上與中心怲怲押莊子若聲之有響與形之  
有影押同此後皆用李登聲類押法卽通行韻也惟  
第四章王府則有與覆宗絕祀押仍用古押猶詩有  
馭篇自今以始歲其有與君子有穀貽孫子押同

石五子之歌

亂征陳氏引書證襄二十一年祁奚引書曰聖有謨

古文尚書冤詞

四

訓明徵定保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昭十七年太史引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荀子引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昭二十三年  
公子光曰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或曰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季  
平子謂唯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  
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  
官降物君不舉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



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今亂征曰乃季秋月朔辰  
勿集于房則季秋者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証  
夏四月之日食非偽乎

此夏周異禮而太史解說之詞也夏禮日食每月皆  
鼓幣而周禮唯正月鼓幣餘月則否正月者夏之四  
月也四月方立夏陽氣正盛日過春分而猶未夏至  
名爲正月此月有災則陽大弱矣故唯此月日食則  
奏鼓用幣而他月則否今六月鼓幣平子不悟周之  
六月卽夏之四月因以爲疑而太史解之曰所云正  
月卽此六月也是時日過分而未至日食有災當用

古文尚書究詞

五

鼓幣故引夏書而曰此月朔之謂謂此凡月朔皆用  
幣之謂也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者謂周唯正月用  
幣而六月亦用者以爲六月當夏之四月雖名爲季  
夏而實是孟夏故用之也此正分解夏周用幣之異  
何曾以秋七月証夏四月而讀古不解妄生論議按  
隋顧彪云夏禮異于周禮而正義亦云先代尚質用  
幣無等周禮極文故有用不用之別此在前儒已辨  
之而猶爲置喙何也

甲謂義和爲歷官當在京師何勞師動衆而征之  
李紘曰國語堯有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千夏商

名曰義和是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雖屬王官而自有國邑故經稱酒蓋于厥邑而孔傳謂舍其職官還其私邑故詹侯就其私邑往討之是書詞本明讀者過愚也且王官采地俱有甲兵春秋昭廿二年王室之亂凡在朝卿士彼此奔殺如云鄆唐之敗郊要饒之甲焦瑕溫原之師皆采邑名也王國采邑自有田賦出甲兵者亂侯征義和猶之晉人之圍郊鄆勞師與否彼又何足以知之

右盾征

葉夢得曰荀子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

友者霸得疑者存今尚書闕此句

古文尚書寬詞卷五

六

此荀子異文非尚書闕文也喪記引論語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多畏罪一句不必論語有闕也新序引古語亦曰擇友者霸益古語多句原不必盡引况從來引經多有增損晉閻纘傳引孟子孤臣藁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徐邈與范甯書如有所譽其所試如有所毀必有著明

或曰春秋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及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

存國之利也。今偽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明抄左氏亡者侮之二語，而強驥之作對待文者。左傳引經各不同。宣十二年，隋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又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其爲對待文俱有之矣。或曰：兼弱攻昧，祇言武之善經，不必卽仲虺之語。則子皮曰：仲虺之志，可曰：卽仲虺語乎？且取亂侮亡，不過四字，而亡者侮之亂者，取之皆指作仲虺之語。今取亂侮亡卽是兼弱而尙謂兼弱攻昧非仲虺語乎？

孟子引書曰：葛伯餽餉，又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

古文尙書索詞

七

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引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蘓。見引書證篇。

右仲虺之誥

有引論語予小子履篇攻湯誥者，謂誥詞與論語不合。又舊註稱湯誓不是湯誥，此僞爲者。

論語堯曰篇與誥詞不合，則以論語此章非引書體已見。前禹謨篇矣。若謂舊註稱湯誓不是湯誥，則論語舊註見之何平叔集解正。孔安國所註語也。安國旣託古文豈有不知湯誥之非湯誓而託之如此。祇因湯誥舊時原稱湯誓，故墨子引予小子履節解爲

湯誓而國語內史過引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諸句亦稱湯誓此在始皇未焚書之前孔子未刪書之際或誥或誓早有是稱而墨子所引又適與論語相合故安國遂註曰墨子引湯誓其詞如此非謂古無湯誥只有湯誓而稱誓便爲真稱誥卽爲僞也蓋誥誓二體原屬一類雖馬融有軍旅曰誓會同曰誥之分而盤庚非軍旅亦稱矢言征殷非會同亦稱大誥故舊有稱多士多方以誓兼誥賤黎武成以誥兼訓此皆書名十例所擬定者是誥誓互稱原屬舊例必謂此是誓不是誥則尙書有兩湯

古文尙書究詞

八

誓乎古文湯誓真則今文湯誓反僞矣况舊有兩泰誓馬融辨之必以諸書所引者爲真今論語所引與墨子國語所引今文湯誓未有也本欲以論語引書歸之湯誓謂可以攻古文而不知于今文湯誓有大礙者蓋亦平其心而聽之可矣又墨子今本稱爲湯說此則傳寫之訛者論語註定無誤耳

國語單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仰惰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文武之令也而以入湯誥可乎

按此引湯誥文而雜天道賞善一語于其上所云先

王者非指文武指夏殷先王而言如前文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指夏先王同故此言先王則必以周字別之如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云云凡先王俱通指前代言

右湯

漢律厯志有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

古文尙書究詞

九

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據此是伊訓原有誕賚有牧一句而古文遺此何也

此一句非書文也漢志據三代時氣以驗律厯因引伊訓文而雜此一句此句或古語或古禮文先引之以証伊尹祀先王之義而復以越弗配享重爲解之此史官據經作志之例非引書體也伊尹太甲元年是前王既崩太甲改元之歲其云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不知何人或成湯或太丁外丙不可考也但改元之制商周不同宋人不曉商制又不曉三正改元之必改月數因以十有二月乙丑誤解作商正建丑

以十二月爲歲首而月數不改故仍稱十二月而加元祀于其上。是此乙丑朔必歲首改元之朔日而漢註不然。周制踰年改元商制不踰年改元。前月王崩卽此月改元而商正建丑又必改夏之十一月爲商十二月。是此十二月原非歲首而稱元祀者踰月改元非歲首改元也。特元祀之說安國註尚書與班固作漢志皆相符合而祠見之解各有不同。孔註以祠于先王與祇見厥祖皆是改元奠殯一如周康王三宿三咤獻爵楹前之祭而班氏分作兩事以爲祀于先王是冬至越弗之禮祇見厥祖是奠殯卽位之禮。

古文尚書究詞

十

截然分行故以祠于先王下增方明一禮而自爲解之以証已朔旦冬至之說而蔡沈註尚書胡安國解春秋皆不得知無怪經學之日晦也。蓋冬至在十一月中斷不得在十二月而此祠先王在乙丑朔則必朔旦冬至將郊祀方明而以先王配之班氏考律歷則此乙丑冬至在十一月節而不在月中此實律歷歲差一大關鍵故特增誕資一句以爲祠先王者冬至之祭見厥祖者卽位之奠。下文有奉嗣王冬至稱先王卽位稱祖冬至以配祀稱祠卽位奠殯只稱見冬至之祭伊尹代之故稱伊尹卽位之奠必太甲躬

親之故稱奉嗣王其兩相分別書文秩然可考也祗  
誕資一句世俱莫解而漢志舊註亦復周章不明方  
明者上帝之位以木爲之方四尺而畫上下四旁六  
方采色于其上以其正方故謂之方明者神也有牧  
有養也上帝以養民爲事猶禮夏祭養馬神稱先牧  
也誕資者以先王配祭而大助之禮所謂郊契祖冥  
是也其又曰冬至越菲者禮天子諸侯有喪在未葬  
以前惟宗廟不祭而郊社之禮皆可以行不以王事  
廢天事也今太甲丁初喪未當至祭使伊尹攝政代  
至謂之越菲越菲者國君賓車有引紼以防災變而

古文尚書寬詞

十一

今乃舍此而行祭事是越之也菲與紼通禮云設撥  
是也然則誕資一句是引文冬至越菲是解文明可  
據矣或曰禮重如此焉知此句非古文所脫而必爲  
解之曰解之者爲班氏解也改元卽位人人知之唯  
冬至月朔則班氏獨據之以驗律歷故或雜增他文  
藉作解說若古文脫簡則朱氏方以不脫簡爲古文  
寬脫此一句正足釋寬何礙之有况惟脫此句倍見  
非僞若果僞書抄襲漢志則何難全抄其文何故反  
遺此一句以敬人參差之惑此雖愚人不然也

賈誼君德篇引靈臺詩而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

治于魚鱉咸若攸樂言皆順所樂也今伊訓曰暨  
鳥獸魚鱉咸若所若何事豈非襲買誼文而闕失  
之乎

夫襲買誼文而不知咸若之下尚有二字此不知買  
誼文者既知買誼文而故遺二字以示別出此起于  
買誼文者若謂襲其文而闕失之則雖文抄取有何  
忙迫而鹵莽如是况欲假聖經大非易事何至襲買  
生文而闕文漏字遂致如此則直恐人之廢矣從來  
文字升降前人每略而後人每詳如論語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只一格字至緇衣引之卽曰教

古文尚書究詞

十一

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論語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只一樂字至仲尼弟子列傳然後曰貧而樂  
道富而好禮則是前文略而後文詳經傳皆然今此  
咸若猶是矣若謂買生時無孔書則賈生博通秦前  
之書皆能覽記且亦見古文之古世早能傳誦如此  
此與伏生泰誓未出而婁敬說高祖早已用泰誓語  
正同

李恭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正咸若之解賈生補  
二字贅矣

甲謂孟子舜卒鳴條爲東夷之人此當在今山東



而伊訓曰造攻自鳴條則桀都安邑在今山西與鳴條何涉

李塔曰史記稱桀敗奔于鳴條則鳴條造攻不止書詞若孟子稱東夷則別一鳴條正義謂陳留平丘縣有鳴條亭此在東鳴條也舜所卒也蒲州安邑縣有鳴條陌此在西鳴條也桀所誅也一東一西不必牽合獨予爲孟子解則桀都安邑舜亦都安邑舜卒不當在東夷其稱東夷者以戰國分東西指函關言關西爲西關東爲東如曰東方六國者是舜卒安邑亦可稱東况別有地也夷裔也今俗名邊猶言東邊也

古文尚書冤詞

七

古天子諸侯皆只五廟呂覽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是也今太甲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非僞耶

按後漢質帝時韋元成論廟祀之數有云殷五廟周七廟之異時用其說立廟而劉歆非之其後馬鄭之徒又祖元成說而魏王肅作聖証論又非之此實韋鄭紕而劉王直者予已作廟制折衷二卷辨之詳矣今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僞太甲文且謂天子無七廟則荀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穀梁曰天子七廟王制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皆不可通矣况此二語尚書他本亦有之新唐書藝文志有尚書逸

篇三卷爲晉徐邈註中有云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  
爲諸侯又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非王肅可  
僞爲者若呂覽又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  
可以生謀則又襲尚書舊文而別爲言其云五世指  
諸侯耳豈指天子耶有云夏五廟商六廟亦  
並非是見廟制折衷

咸有一德是告成湯文非告太甲文也

史殿本紀以伊尹作咸有一德與咎單作明居敘法  
相似誤列之湯崩之前而杜林漆書遂以咸有一德  
接湯誥後謂伊尹告湯之文致闕古文者謂告太甲  
卽是僞書不知湯本名履廟號天乙其稱成湯者諡

古文尚書冤詞

古

也馬融所云稱諡近之是也故史記諡法則儼有除  
虐去殘曰湯見舊註中假曰告湯則湯尚未崩焉得  
有尹躬聲湯預稱其諡之理若謂湯不是諡則面呼  
君名尤爲無狀此皆不學人所言者

一德是較數猶各擅一長爾豈純一之德

純一之德正是較數易有四德仁義禮智洪範有三

德正直剛柔周禮有六德智仁聖義中和臯陶謨有

九德寬柔愿亂擾直簡剛顯中庸有三德一德三德

者知仁勇一德者誠也誠卽純一之謂蓋天旣眷求

一德則我自當以一德應之此與一德一心立定厥

功正同大傳云與天地合其德此咸有之解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一德之解也若云各擅一長則咸有一得矣謬哉

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大學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緇衣引尹告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坊記引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荀子引書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緇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公孫丑引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表記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匡以生后非

古文尚書究詞

十五

民無以辟四方昭公十年子羽引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孟子引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引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樂記引書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緇衣引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

蓋

右伊訓太甲  
咸有一德

字大可  
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姬黃

古文尙書究詞

六

史記夏殷周本紀多載尙書篇目其在殷本紀則無不載者乃太甲三篇盤庚三篇皆載之而獨無悅命三篇何也

不讀國語乎國語楚靈王虐白公子張諫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

古文尙書究詞  
卷六

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又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此說命全篇文也史記無其名而國語有其文亦可已矣

或曰此必古文抄國語故詞語參易往多未合

夫以春秋楚人上引商事未有在前無其文而可公然述一篇者謂古文襲國語已屬無理若文多參易

則以已意述舊文自當明白抄變其詞如史遷自敘  
殷事以作本紀其于高宗彤日則亦引書武丁事也  
然不全用其文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  
惟天監下典厥義云云夫高宗彤日今文書也然其  
參變有若此是豈今文亦僞書乎人少見多怪國策  
燕王謝樂聞書引論語柳下惠事曰昔者柳下惠吏  
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  
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耳此並  
非論語原文然而不謂論語襲國策者以戰國人引  
春秋事其文不始自戰國以春秋人引殷商事其文  
不始自春秋彼襲此非此襲彼也若其文詞之參變  
則抄詞例也

古文尙書究詞

一一

甲謂傳說得之夢中不可信卽史記謂以立語相  
之亦非考言明試之法况君夷篇數商賢臣不及  
說是說無可揚也此書僞也

李璿曰此國語早有之國語在周時未出孔壁之前  
卽云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使以象夢求四  
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之爲公此真古帝王通幽  
徹冥之事故曰神明曰賢聖小儒庸劣何足以知之  
若謂考言明試必拘資格則孟子亦云傳說舉于版

築之間豈當時版築間曾明試耶至妄謂傳說不見君爽以爲無可揚則孟子論存心于周推周公論見知于周又推太公望故宜生而不及周公古人曷嘗拘拘乎狂夫罪大惡極詬聖言不已并詬聖人甲謂賢臣不及說而不知說乃聖人史殷本紀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而地理志卽以傅巖名聖人窟中有眼不識聖人宜其舉聖言而侮之也

解故不能攙入耶

古文尚書究詞

三

民立而後可正事本非難解若果難解則必有誤謾則必有簡策錯出之事不責引經者有錯出而責其不能攙入謬矣緇衣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已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率勞百姓今按詩文祇誰能三句是節南山詩他皆無有也作節南山詩者何以不能攙入耶且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何謂耶

國語引武丁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又引書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

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既不視地厥足用傷孟子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緇衣引悅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國語白公引書必交修毋予棄也學記引悅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又引悅命曰教學半文王世子引悅命曰命終始典于

右悅命三篇

或謂漢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今考史記五帝

古文尚書宛詞

四

夏殷周本紀及魯周公燕召公世家皆不出伏生二十八篇之外所云安國二十五篇者無片語也若湯誥載其詞與古文絕不同惟泰誓有今殷王紂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蔡仲之命有以車七乘其子曰胡率德馴善舉胡以為魯卿士言之于成王封之于蔡諸語然亦僅矣是必安國之古文原止此數今所傳者非是耳

如是則凡史漢以下及魏晉六朝諸書凡云古文五十九篇五十八篇與增多二十五篇二十四篇者其

書皆可廢矣。且古文今文非同。是本而以今古文書法相分辨也。謂別有古文若干篇也。若猶是今文耳。則于古文何稱焉。况果止此數則必于今文外別無一篇。然後可。今儼有二篇。卽不能限此數矣。蓋古文多篇。而史記祇引其二者。則以史遷好古文之切。就安國審問而不得其本。因偶于作史時祇得此二篇而急爲採入。以略見大意。非有他也。嘗考史漢二書。知今文出于漢初。自孝惠四年除挾書之律。伏生卽以其書教授齊魯間。至孝文時。又令晁錯往受而立于學官。則其書已顯然行世者四十八年。而後至

古文尚書免詞

五

武帝是史遷之取其書以入史記。非一日矣。若古文之出。則遲至武帝三十八年太初之後。漢志所云武帝末得古文尚書。而劉歆移太常博士。則云古文尚書在天漢之後。獻之則其距今文出時已八十六年。在史遷作史記時。並無其書。何則。史記作于太初元年。越四年而後。改元天漢。况曰天漢後。則并非元年明矣。乃旣獻古文。越太始四年。而卽遇征和巫蠱之變。則以四年之間。將古文原本獻之官府。祇以竹簡更寫一本藏之于家。而此一本者。又當藉之以作傳。又見天漢太始正。值遷救陵禍之際。繆繼受辱發憤。



不暇雖極與安國相好問其大略然簡牘煩重必不能得其所寫之一本而更寫之斷可知也惟小序不多易于傳世則急採入之且竊取其所聞之秦誓湯誥諸篇而彷彿引之其好古文而必不可得爲何如者此則前賢之用心非好學深思者不能言也

若云堯典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則亦有故伏并二典而合之而史記分堯典于堯紀又分堯典之半于舜紀則用孔說矣若今文洪範頗涉變怪流之爲劉向五行之學大不雅馴而史記祇就其本文次第敷衍似用孔說至金縢大傳及夏侯歐陽之學皆謂

周公之死成王欲葬成周而風雷變典谷永上書所云成王葬公以變禮而當天心張奐災異疏所云昔周公葬不如法天乃動威而史記不然旣知古文本滕與今文異而不得其本先于周公避居時作一發策迎公之事以從古文又于周公葬後別敘一發策賜郊祀之事以不從今文則其用孔說而不用伏說爲彰彰者惜其不得古文本不多載耳

漢書引秦誓云誣神者殃及二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此數語秦誓無有則雖收拾諸經傳而仍有闕佚何則一人爲僞則耳目不及周也

若據泰誓所佚語何止此數按劉向說苑臣術篇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同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紂惡也此在漢武元朔元年有司奏議舉廉孝亦述此五語與說苑同而今書亦無之蓋泰誓甚多或伏壁泰誓或河內女子泰誓彼所闕者我何能一一收拾之此固不足爲古文難也若康誥今文也然僖三十二年曰季薦冀缺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今並無其文何也又昭二十年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苑何忌辭曰與于

古文尚書冤詞

七

賞者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又無其文是豈康誥僞書乎不特此也伏生作大傳自引盤庚曰若德明哉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盤庚酒誥並無此也不特此也漢書王莽傳引書文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白虎通德論引尙書文曰咨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王者又云不施予一人又云必立賞罰以定厥功又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許慎說文引書文罔圉升靈半有半無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訓師乃捐來就基基宮中之冗食繇有爪而不敢以擬以相陵蔑

祖甲返政夜無芟芟巧言我有載于西則今文古文  
並無之人苦不讀書坐井窺天以村庸之陋腹妄議  
聖經鮮有不爲程頤之改大學歐陽修之毀易繫者  
仲長統昌言誣引孟子云矯枉過直後漢書黨錮傳  
誣引孟子云正枉者必過其直讀孟子者不以孟子  
無此文而疑其僞經解曰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  
謬以千里讀易者亦不以易失此句而議其闕佚乃  
身實庸劣而反譏聖人之經疎于收拾則其耳目爲  
何如者請自思之

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古文尚書冤詞

八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襄三十二年穆叔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  
元年子羽引泰誓國語單襄公引泰誓俱同昭七年  
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國語單襄公引泰誓  
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昭二十四年萇  
弘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臧宣叔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  
同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孟子引泰誓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引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  
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荀子引泰誓曰

獨夫受墨子兼愛篇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  
光于四方于西土坊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  
朕文考無非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引書

右泰誓  
三篇

郝敬云武成無次第先儒費解釋訂正殊不悟其  
為贗也

武成篇文敘事多而王言少然連詞連敘參錯盡變  
並是古法原未嘗有一毫誤處惟孔疏引左傳荀偃  
禱河有云無作神羞具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

古文尚書卷詞

九

裁之蒯瞞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  
敢愛謂二傳文于無作神羞下皆更有餘詞以申已  
意此必以書文為藍本者在書文似不應竟往而無  
餘語此亦偶然致疑之言且此詞斬截原是結語不  
必復有所增益而蔡沈註本稟朱氏意竟為移易名  
曰考定武成然其于無作神羞下仍接既戊午師渡  
孟津一節則于孔疏致疑之意全然不合何必移易  
且其間有大謬者原文告諸侯詞有底商之罪告于  
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今商王受無道為天下道  
逃至萃淵藪諸句蓋于告諸侯時歷敘興師禱神之

意以張大其事也。朱氏以爲禱神告諸侯兩事兩詞，不宜合一。遂于底商以下分作兩節，而不知左傳引經原是一串禱神之詞。皆于告諸侯見之。如昭七年傳，辛尹無字曰：昔先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至罪淵藪，則明屬一詞，不可分易。且李氏易解引漢後諸儒註，旣濟卦有云：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此等引書皆在孔傳未行之前者。其于丁未祀廟，直接生明，又安得以生魄一節，間于生明之節之下？夫目不識寶商彝，鼎誤指瑕類，猶當剗剔其齒舌，况從而刻之，刺之，千年神器壞于一旦，而無良之人尚詆之爲厲鼎，豈非寬哉。

古文尚書究詞

十

或曰：書例以干支紀日，必先有月以領之。如名誥惟二月旣望，越六日乙未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類今武成曰旣戊午，師逾今作渡誤孟津，癸亥，且名

于商郊，並不著月，則知是何月之戊午癸亥，且名誥丙午至戊申，稱越三日，則連本日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則離本日數矣。此得非僞

爲之故，不合例耶？

古史文有不同，有以月領干支者，有不以月領干支

者有連本日起數者有不連本日起數者孔氏正義  
明云史官不同故立文各異是也是以洛誥乙卯戊  
辰俱不領月而樂志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鐘至林  
鐘劉向連本數謂之隔七而班固離本數卽謂之隔  
八况武成月日干支明見舊經泰誓序見有一月戊  
午師渡孟津之文泰誓中篇又曰惟戊午王次于河  
朔而外傳則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是戊午在一月  
癸亥在二月公然可知若漢初有今文泰誓出于伏  
壁又有武成逸篇不知出于何所鄭康成云武成逸  
篇至建武年始亡者其文多見漢律歷志中然亦曰

古文尚書冤詞

十一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  
于征伐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  
燎于周廟其月日干支亦正相合則壬辰癸巳丁未  
庚戌無稍差軼雖或越三越四不過朝三暮四之小  
殊何所分別况此等攻訐又明見舊疏早有解釋者  
若謂作僞曖昧不合書例則畢命亦僞書也其曰六  
月庚午卅越三日壬申則連本日數與書例合豈有  
明于彼而獨暗此此可省矣

孟子何其血之流杵也未聞血流漂杵也

國策武安君與韓魏戰于伊闕有流血漂鹵語此本

武成血流漂杵語而習用之古有不引經而習用其語者此類是也若孟子何其血之流杵也則引經而反不用其語此又一例故嘗讀表記謂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此習用其語非引經者子曰事君三去而不出境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此則引經而反不用其語者使必以原詞核之則此亦僞論語矣舊註孟子杵或作鹵盾也與國策語同據此則益信國策川書詞耳

甲謂古人田賦出兵丘甸出乘武王之馬牛皆取之民間今乃釋馬放牛不復還民而驅之山林是

古文尚書寬詞

七

以桀紂之事誣武王也

李燾曰古田賦出兵之法雖無明文然開考諸禮則

牛馬原有在官不還民者大抵田制惟都鄙采邑賦

兵則出車出甲并用牛馬若鄉遂公邑諸地則但家

出一人而車甲馬牛總自官給如周禮司兵有授兵

之法謂出兵時官授兵器也有受兵輸之法謂旋軍

時以兵器輸還之官也馬牛亦然故馬質之職凡受

馬于有司必書其齒毛與其馬價而牛人掌養官牛

凡軍旅行役必共其牽兵車之載任器者所謂公器

與公牛也不讀詩乎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此公牛

也。駟、駟牧馬在坰之野，此卽公牧之。八馬也是馬牛官物，原不還民，卽放而棄之，亦並非桀紂之事。况歸之與放，祇是休養，不過仍還畜牧，以示厭兵未嘗驅而棄之也。且此非晉人可僞造也。歸馬放牛在呂覽諸書俱有之。若樂記則全襲其文，如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此全襲武成原文而爲之詞。樂記雖出自漢世，然必非東晉人僞作而誣武王斷可識矣。周制旣不曉，周禮禮記又不讀，遽欲起而侮聖人之言，所謂聾瞶之夫，偏談

聲色哀哉

古文尚書竟詞

三

甲謂據中庸周公始追王太王王季而武成于代紂之後卽稱爲太王王季文王，此非僞書敗漏乎。李鼎曰：追王之典，武王爲之，追王而達上下，則周公制禮爲之大傳曰：武王旣事牧野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遂率天下諸侯駿奔走，執豆籩，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昌，則是牧野歸後卽告武成而行。追王之典，其所云柴于上帝，駿奔走，執豆籩，正武成中駿奔，執豆、柴、望、大、告、武成之原文也。是追王之典，武王爲之，不然漢高、尚、知、王、太、公、豈、有、武、王、定、天、下、而、不



論尊親事反出漢高下者惟喪祭之禮由追王而推  
凡諸侯大夫士上下通達以祭以葬則周公實爲之  
中庸有明文矣人第讀中庸而不讀大傳固不識武  
王之有追王若讀史記則文王亦曾改正朔易制度  
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吾雖不信然甲豈知  
之

襄三十二年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  
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昭七年無字曰昔武王數紂之  
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孟子引東  
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紂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

古文尚書寬詞

十四

首邑周又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

右武成

書序馬融鄭玄皆以旅葬爲旅豪謂酋豪也西戎  
無君名但稱其主曰酋豪國人遣其酋豪獻見于  
君而改作葵犬得乎

此正是葵犬舊註葵西方犬名卽曰葵與豪通字然  
酋豪君長也國人均可貢一君長來周乎且外國不  
但曰豪此何國豪也按汲冢周書王會解渠搜以鼯  
犬匈奴戎以狡犬則外國原有貢犬之事又竹書紀年

于周武十三年書巢伯來賓與書序巢伯來朝芮伯  
作旅巢命正同則一是貢犬一是酋長來朝兩書並  
列殊爲有據若謂旅巢伯命旅字作陳字解旅葵亦  
當解作陳葵不必國名則明曰西旅無西陳之說左  
傳蔡蔡叔一句兩字尚可兩解况兩篇兩字乎且旅  
巢伯命者陳命耳若酋豪則何以陳之  
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  
長尺有咫陳惠公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慎氏之矢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  
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

古文尚書究詞

十五

咫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  
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  
使求果得之此正襲旅葵篇文而爲詞者則旅葵非  
僞書矣且肅慎貢矢鳥載而入尚不足怪貢犬何怪  
焉  
國語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僖五年宮之奇  
引周書民不易物惟德絜物

右旅

微子之命則斷是僞書名詁曰有玉雖小元子哉

顧命用敬保元子釗元子者太子也微子紂庶兄而曰殷王元子非僞而何

史微子世家云微子開者帝乙之首子首子元子也

古元首通稱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孟子勇士不忘

喪其元首卽元也是以微子父師若曰王子孔傳直

云微子是帝乙元子故稱王子則元子只是首子長

子之稱與稱王子並同蓋微子本紂母兄與他長庶

稍別按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

衍卽微仲其時猶尚爲妾也及改爲妻後始生紂故紂

父欲立微子啟爲太子而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

古文尚書卷詞

十六

子則不可立妾之子因立紂鄭康成所云微子啟爲

紂同母兄是也是紂與微子原無適庶祇有長幼故

當時原以元子稱之此非後人可僞作者不觀左傳

乎哀九年宋公伐鄭晉欲救鄭而筮之遇泰之需曰

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若帝乙之

元子而有吉我安得吉則微子本稱元子况三代稱

名並無一定曲禮備載天子王后之所稱自君天下

曰天子以下並無元子之稱卽召誥稱元子亦但作

天子解曰大爲天所子無非意擬之詞况尚書難明

卽金縢康誥皆今文也金縢稱武王爲元孫正義謂

武王子太王當稱曾孫今日元孫是長孫之稱然而武不居長檀弓謂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並非長孫而康誥稱康叔爲孟侯夫康叔叔也叔則何以爲孟故孔氏謂孟侯者諸侯之長如方伯之謂然而康叔年幼未能長衆且據春秋衛靈公與晉爭長又未嘗有五侯九伯衛實征之之語至無可解說鄭氏遂造爲曲釋謂古者太子十八爲孟侯周公因此呼成王則以臣呼君爲侯大無禮矣是以金縢是有不子之責于天孔傳作大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之責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漢儒謂是文王宋儒皆謂是武

古文尚書究詞

七

王凡經文名稱有有一定而獨于古文疑之

甲謂微子之命僞也周史封微子于宋當名宋公之命

又杜撰矣凡封有新舊既有舊封則雖當新封而亦稱舊號箕子只稱箕周公只稱周是也不讀康誥乎康叔初封康與微子初封微同乃康叔封衛不稱衛誥而謂微子當稱宋吾不解也豈康誥僞書耶

又謂命詞有與國咸休語周既有天下何得稱國李鼎曰此不特易有開國承家詩有王國克生禮有制國用建國學卽今文亦有之大誥知我國有疵立

政國則罔有立政用僉人金縢我國家禮亦宜之  
右微子之命

郝敬云後儒誤解金縢以我之勿辟為刑辟謂公致辟管叔遂作僞命夫流言何傷成王疑公公避則已何至甘心殺一兄囚一弟貶一弟此情理所必無金縢大誥歷歷可據也俗儒信聖人不如信僞書乃至鄙夫謂義可滅親兄可殺弟可誅則是書為口實周公為戎首矣予不可以不辨

若然則不特蔡仲之命是僞書即周公誅管蔡事亦僞事矣按春秋定四年祝鮀曰管蔡啟商甚聞王室

古文尚書冤詞

九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也蔡放以車七乘徒七十

人若史周本紀則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

放蔡叔以微子代殷後收殷餘民其在管蔡世家亦

曰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從而分殷餘民為二是金縢勿辟雖作孔傳者誤解

刑辟然而管叔未嘗不辟也其大義滅親在周公為

戎首則有之若以之為僞書口實則全未也夫大聖

行事當滅親當殺兒子固不知吾亦不足與子言矣

至于蔡仲之命則左傳明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

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世家亦云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以爲魯卿士言于成王而復封于蔡是在周成王時卽命那蔡又何曾是東晉後儒誤解金縢始作僞命人苦不自知然亦當自量如此胸腹卽左傳史記未嘗窺見而反呼人爲鄙夫爲俗儒不知誰俗誰鄙也強顏哉

僖五年宮之奇引周公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襄二十五年大叔文子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右蔡仲之命

羅喻義謂太師太傅太保非三公也然則何官曰

古文尚書疏證

十九

此太子三公也賈誼新書保傳篇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皆上大夫也是與太子燕居者也其文甚明但其次則以保爲首豈有人主已長而須保者乎蓋初本宮僚後遂入銜故殷有保衡周有保奭書曰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一曰阿衡阿猶保也然則傳之世昨太師詩之尹氏太師夫猶是矣儒者聞有其官不能徵其人則曰官不必備豈有具官而可不備又豈有既具而曰

無官者乎又曰大司馬之官不謂曰職太子

此名周官但列周之在朝長官以立訓而周禮一書則就其官而推類而備載之故亦名周官第周禮六卿與周官同而獨無公孤因有疑周官爲僞者實則三公三孤俱無所職掌且不必備官但以六卿兼爲之如名公以太保領冢宰畢公以太師領司馬一如後世宰相兼六卿類故周禮六官以前雖不列公孤而其名儼然如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朝士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明有三公三孤在六官上也蓋公孤之名其來已久記曰虞夏商周皆有師保

古文尚書疏詞

二十

凝丞設四輔及三公且皆是天子之官王制天子有三公九卿傳曰古者天子有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令乃謂太師太傅太保不是三公夫不是三公則是何物豈可食者乎然且但見賈誼文遂謂此是太子官不是天子官又但見君奭有保衡語遂謂伊尹以保太甲故稱保不知賈誼此文全襲文王世子及家語瓦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此言太子亦有此官爾今乃以太子有此而反謂天子無之則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氏不聞曰維太子之

氏也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不聞曰太子是毗也板詩  
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則以三公爲屏翰常武太師皇  
父整我六師則以三公領戎旅無非天子所有事學  
究見白金稱爲束修乞見見王糧指爲此給孤之米  
不知度支倉庾之所用不止是也卽伊尹保衡亦何  
嘗是太甲師保之稱商頌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商  
王湯也國語自公子張謂高宗得傅說以來升以爲  
公故書曰惟說命正百官又曰爰立作相是以冢宰  
兼三公也然傅說不曾教太子微子以箕子爲父師  
比干爲少師史記稱箕子比干爲太師少師家語比

古文尚書冤詞

三

干官則少師然而箕子比干何曾作太子之官史記  
師尚父牽牲在伐紂時大戴禮武王踐祚召師尚父  
而問焉是武王初有天下卽以太公爲太師此時未  
能立太子官也故召公爲太保命作二伯領西方諸  
侯畢公繼周公爲太師卽命之治東郊並與太子無  
涉若謂官之次第以太保爲首此但見賈誼文保在  
前爾文王世子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  
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大戴禮天子  
不論先聖王之德太師之任也不厚于德不强于行  
太傅之任也進退無度升降揖讓無容太保之任也



皆以太師太傅太保爲先後次第卽推而三孤亦然  
卽或有時太保在前如顧命敘太保召公在太師畢  
公上有時太傅在前文王世子少傅奉太傅之教而  
後以出入師保繼之總是命服尊卑同在一等而以  
當事爲先後並非定例至謂官不必備爲儒者不能  
徵人之故世必無有官不備之理則吾不知其所謂  
徵人者何說若以官不必備爲無理則文王世子見  
云設四輔及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語便能也漢表  
引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克之已少所見而  
謂世必無臆背之馬可乎

古文尚書究詞

三

又謂三公卽立政之常伯常任準人也按白虎通  
有司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土之言因知常伯  
卽司徒常任卽司空準人卽司馬所云三事者三  
公也古公卿只一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卽不言卿  
君一位卿一位卽不言公凡三公九卿六卿皆漢  
儒之言古無是稱且六卿是軍制非國制也牧誓  
司徒司馬司空祇是三卿卽魯三家三卿季孫司  
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皆無冢宰宗伯二名卽虞  
氏九官禹司空也稷司馬也契司徒也亦無冢宰

宗伯然則冢宰非官也宗伯亦非官也

立政諸官名多不可考卽常伯常任準人三官舊儒紛紛皆不足據若以司徒司馬司空當之則尤無理立政分序羣官原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名別列文內何可相混舊有謂準人近于庶獄而人卽非之曰如此則常伯常任當是庶言庶慎乎若以爲司馬則攻者接踵矣若公卿異等則孟子明有六等五等之分卽周禮亦有九服九命之別甚至易通卦驗亦曰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以公卿大夫判作三等其或言公不言卿言卿不言公祇是互詞猶稱歲爲春秋非無夏冬稱日爲朝非無昏也今謂三公九卿六卿皆漢

古文尚書究詞

三

儒之言則凡公羊荀子稱天子三公周禮考工稱九卿之朝九卿之治皆不出自漢註卽王制天子命三公九卿元士皆入學月令天子親帥三公九卿以迎春于東郊並非東晉僞書也况大戰于甘乃名六卿則天子六卿本出自今文而又謂六卿亦只三官且必爲軍旅所用非在朝之官則六卿並不限于三祇以六者之中其三者更切民用則又另稱之如洪範以三八政特稱司徒司空司寇類故漢公卿表專以司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爲天地人三名而白虎通因之此卽東漢三公之所始而至于軍旅則亦

以營壘尺籍三者頗重與冢宰統邦治宗伯專主禮儀者稍有不同故兵制用人又以三官立師中之長而實則天子六軍則六卿齊將之諸侯三軍則三卿齊將之凡出師命將皆用命卿故公穀註春秋直以三軍爲三卿二軍爲二卿並以官名軍可驗也彼第知三官爲三事而不知六卿之名有曰嗟六事之人則六官矣且六官並列隨所取用太皞五鳩于六官之外有司寇而多司事洪範八政于三官之外增司寇而反去司馬殷宋九卿于六官三官外又增左右師司城而獨無司空至若唐虞九官則賈公彥謂天

古文尚書冤詞

三百

官爲稷地官爲司徒秋官爲士此堯時事至舜則命伯夷爲秩宗卽春官也垂爲共工卽冬官也又曰堯初天官爲稷至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卽冢宰也是九卿六卿皆三代習用之官其必非漢儒妄言而限于軍制已可見矣如謂稷是司馬吾不知所據如謂唐虞無冢宰宗伯則百揆秩宗所掌何事恐舍此二官定無所屬若謂冢宰非官宗伯亦非官則此二者是何物豈可食者乎

何謂冢宰非官也一見于詩曰鞠哉庶正疚哉冢宰庶正非官知冢宰非官也一見于荀子曰本政

教云云冢宰之事也論禮樂云云辟公之事也全  
道德云云天王之事也天王辟公非官知冢宰非  
官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謂國有大故推  
首位一人至之猶冢子冢婦云爾冢與大不同大  
與少對凡官多有之冢與介對一人而已猶後世  
宰執之類非有是官也故曰冢宰非官也若宗伯  
之名見于春秋夏父弗忌爲宗伯然祇是宗人如  
宗人毀夏獻其禮類猶曰宗司云爾故曰宗伯亦  
非官也

如是則可笑之甚吾向以二者爲食物爾今日宰執

古文尚書究詞

三五

曰宗司則猶是人也雲漢詩庶正虛名與冢宰對猶  
曰虛名不對實銜若下文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則實  
銜矣猶曰實銜與冢宰非對文爾若十月詩皇父卿  
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惟趣  
馬稱惟師氏則冢宰直與司徒膳夫內史趣馬師氏  
五實銜對文矣若謂冢宰與辟公天子對文便不是  
官則尤爲可笑孟子天子與公卿大夫士皆對列作  
一位辟公與卿大夫士亦皆對列作一位豈公卿大  
夫士皆非官乎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躋躋士蹕  
蹕大夫士亦官也然或曰公卿大夫士仍虛名若顧

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  
皆麻冕彤裳則太保太史皆以實銜與王與邦君相  
對此非今文乎人若不讀書不自揣量論語與書皆  
有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內則有后王命冢宰降德  
于衆兆民王制有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齋  
戒受質周禮有乃立天官冢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  
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掌邦禮則便不宜置冢  
乃又謂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只是宰執是宰相虛稱  
則王制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明明穀祿出入實有  
職掌此非宰相事也若謂冢不是大則爾雅云冢大

古文尚書寬詞

美

也馬融曰冢宰大宰也鄭氏謂變冢言大者以進退  
異名爾至謂宗伯只是宗人宗司之稱則左傳文二  
年夏父弗忌爲宗伯而國語曰夏父弗忌爲宗韋昭  
註宗者宗伯也然當時別有宗官司事之臣名宗司  
故宗伯欲躋僖公而宗有司爭之曰非昭穆也宗伯  
曰我爲宗伯何常之有而宗有司又爭之是宗伯與  
宗司明明兩人作主客而以兩人爲一人可乎若哀  
公欲以嬖爲夫人使宗人黷夏獻其禮公曰汝爲宗  
司則此宗人卽宗司正宗官司事之臣故國語師亥  
曰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正以宗

臣是宗伯宗人是宗司故兩稱之雖宗伯亦有時稱  
宗人如曾子問大宰大宗裨冕又云宰宗人從一若  
對言之則大宰大宗與宰夫宗人高甲截然若通言  
之則大宰大宗有時可兼稱宰與宗人而宰夫宗人  
無時得稱太宰與宗伯者是以康王之誥上宗曰饗  
是宗伯授宗人同是宗司分稱了了乃欲以宗人宗  
司妄當宗伯固已不通不讀書矣且斷斷曰宗伯非  
官將宗人宗有司都非官耶何也

古文尙書免詞  
卷六

三

文輝克有 遠宗姬漢較

古文尚書冤詞 七

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今無孝乎字何也  
君陳篇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  
汝尹茲東郊敬哉此本孝恭句兄弟又句有政又句  
言惟爾能孝亦惟爾孝故能友兄弟以施有政其所  
以命尹東郊上繼周公之職者為此故也舊謂君陳  
本周公子故以孝命之文極明順惟論語引書則曰

古文尚書冤詞 卷七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多孝乎二字而以惟

孝二字連孝乎讀如云孝乎惟孝蓋言孝之極稱猶

漢語曰肆乎其肆謂肆之至也按論語引書有四無

不改其詞篡其句易其讀者如說命王宅憂亮陰三

祀既免喪其惟勿言論語改作書云高宗諒陰三年

不言以四句作兩句而以諒陰屬高宗為句三年屬

不言為句湯誥爾有善朕勿敢蔽罪當朕躬不敢自

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論語改作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蔽簡在帝心以五句作三句而以罪赦自為句增帝

臣二字而連蔽善簡心合作一句武成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論語改作所重民食喪祭以兩句作一句而去五教二字而自爲句此皆改句改讀之顯然者故包咸在東漢末明見馬融鄭玄有古文註本而以孝乎惟孝作句讀何晏在西晉亦明見王肅有古文註本而以包註孝乎惟孝引作集解故潘岳閒居賦夏侯湛昆弟誥陶潛孝傳贊正值梅氏上孔傳之際無不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卽唐王和貞幽州石浮圖頌亦曰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張齊賢在真宗朝奉詔作曾子贊亦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此豈古文尚書猶未之見而相嬾不改必以此作訛句乎亦曰此

古文尚書冤詞

二

所引者係論語引書而非古文君陳之原文也自後儒作集註誤以孝乎作句致書云以下忽自作孝乎一嘆而後接以書詞引古者無此體矣徐仲山曰論語引經惟一詩云如切如磋二書云孝乎高宗餘皆不標所自其引詩如巧笑倩兮不忮不求相維辟公思無邪唐棣之華深則厲誠不以富類引易如不恆其德君子思不出其位類引書如堯曰予小子履雖有周親所重民食喪祭予有亂臣十人類

緇衣引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今日庶言

同則繹是增出二字矣



天下無庶言同而可斷句者然引古偏有之王克論  
衡引論語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漢藝文志  
引論語子曰所重民食後漢獨行傳引論語孔子曰  
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漢文三王傳引多方曰至于  
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此皆明明有下句在而截而  
不引一如後人輕薄作歇後語者然則非此增出實  
彼短少耳

僖五年宮之奇引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緇衣  
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坊  
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

古文尚書究詞

三

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國語富辰引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右君陳

緇衣引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所寒小民  
亦惟曰怨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右君牙

書字之窺

馬鄭受漆書其所註書篇與今文同而字畫增損與  
今文異如今文夏侯之學以宅岫夷爲宅岫鐵克明

德爲克明俊德類馬鄭無是也但馬鄭同受漆書而其註書與註書序凡字畫解義雜見孔氏正義及陸氏釋文者不惟兩家各異卽鄭氏一家而正義與釋文又異是豈兩家有兩書耶抑一家一書而前後又各異耶抑亦傳述者之過耶予嘗謂書畫難校俗儒多訛錯傳寫便變而好事者又必故爲改造以示新異如易箕子之明夷趙貞作亥滋之明夷而明夷左股京房故以夷作腴王肅故以股作般至春秋公伐邾取訾婁則公穀兩家有謂伐邾婁者有謂取叢閭者此固大不足輕重無與經學而世復有取字畫以

古文尚書宛詞

四

相質難因姑取漆書之學其賈馬鄭三家各殊異者一審辨之

賈逵見後

正義載鄭立註小序舜典云入麓伐木五子之歌避亂于洛汭胤征云胤征臣名禹貢引胤征云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咸有一德作伊陟臣扈曰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廢旅葵云葵讀曰豪謂酋豪之長

釋文載馬融鄭立註書小序旅葵作豪伊陟贊于巫咸巫男巫也金縢武王有疾下有不豫二字成王政作征將蒲姑作薄姑王俾榮伯俾作辦賄肅

慎之命肅作息康王既尸天子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平王錫晉文侯王上無平字錫作賜東郊不開作不關

此惟旅獒作旅豪馬鄭相同餘俱無同者且正義此註極爲可疑按入于大麓在古文始入舜典中若今文則並無以入麓作舜典之事且此時肅齊二十八字又未曾出也若註亂征爲臣名則尤不解序明云義和涵淫亂征征之而註之者謂亂與征總是臣名是非康成病狂卽孔穎達病狂也且康成曾定百篇之次以甘誓亂征入虞夏書二十篇中今乃以昭我

古文尚書究詞

五

周王爲亂征之文則周書矣以周書當夏書在康成必不病狂至此况龍厥玄黃昭我周王以四字作句此真古文武成文也穎達謂鄭氏不見古文又謂鄭氏所註書並無武成出三十四篇之外則在孟子所引書祇有絡我周王見休之句以昭爲絡且多見休二字與古文武成大不相合鄭氏安得而引其句乎此王應麟曰馬氏尚書証本于杜林漆書故多與今

文異如至于北岳如西禮作如初天敘有典有作五天明畏作威暨稷播奏庶艱食艱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作綸作

十有三載載作年瑤琨篠簞現作瑣沿于江海沿  
作均榮波既豬波作播云榮播澤名導岬及岐岬  
作開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巢誕告用壹作單用又  
讐斂讐作凋云數也自靖作清云潔也弗迓克奔  
迓作禦云禁也無虐犖獨作亡侮犖獨我之弗辟  
作避謂避居東都信噫作懿云猶億也大誥爾多  
邦作大誥繇爾多邦降罰作辜酒誥王若曰作成  
王若曰皇天既付中國民付作附非我小國敢弋  
殷命弋作翼大滂決有辭決作曆云過也巖恭貞  
畏巖作儼文王卑服卑作俛云使也壽張爲幻壽

古文尚書箋詞

六

作輶其終出于不祥終作崇云克也我道惟寧王  
德延道作廸有若南宮括宮作君廸簡在王廷廸  
作攸云所也爾罔不克臬作刺王不懌作釋云疾  
不解也在後之侗作詞共也冒貢作勗黷云陷也  
王崩作成王崩汪安民立政曰成四人綦弁綦作  
騏云青黑色三咤作詭折民惟刑折作愆云智也  
王曰吁作于惟來作惟求云有求請昧也佻佻勇  
夫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貌謫言作偏云少也辭  
約損明大便佞之人蓋其書唐初尚存此陸氏釋

文采之

虞翻曰北海鄭玄註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珪古月  
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  
又王疾困憑几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  
誤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冢卯也讀當爲榔古榔卯  
誤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猶別  
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

王應麟曰鄭康成書註聞見于疏義如作服十二  
章州十二師孔註皆所不及又曰康成註禹貢  
九河曰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按春秋緯寶乾圖云  
移河爲界在齊呂慎闕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

古文尚書宛詞

七

又曰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吝侈踰禮土地迫近山  
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  
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  
時事正義以爲謬妄書禘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  
而言

馬鄭同學並無一字相合卽疏解亦無合處不此之  
疑而疑經一則成見重一則朱氏之言信從者深也  
又王應麟云鳥獸踰陰馬融註以爲荀簾七經小傳  
用其說然鄭氏又無此言

或謂許慎作說文其序云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

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據此則其所引書惟孔氏古文可知已乃考之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增多之篇無一字相及惟若藥不瞑眩一句屬悅命文然孟子亦有之得非慎所引者孟子耶是今之古文在當時無其書也

若竟無其書則直二十八篇耳何以曰書孔氏耶若別有其書而非今本則必別有所引在今本之外何以又無此也不知此正賈逵漆書之本也宋漢和帝時上命賈逵修理舊文而逵未之應于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而以賈逵爲指歸乃考

古文尚書究詞

八

之于逵作說文解字若干卷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則是慎所本者正賈逵之學也賈逵學杜林妄以漆書爲孔壁舊木冑稱孔氏古文爲之作訓而慎實祖之且東漢以後其以古文書法嬗名者衛宏也宏學于杜林受漆書古文林嘗誇于人曰林流離兵亂恒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宏濟南徐生巡復能傳之是宏受漆書較逵更親而慎作說文則多取宏說以爲之本故說文序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授官無其說則正以漆書古文亦官未立學但私相傳授以

至于慎是慎所祖述一宏一達皆杜林之本雖昌稱  
孔氏實漆書非壁經也夫馬鄭註尚書猶不能有孔  
壁舊本慎亦安得而有之但賈馬鄭三人同受林學  
馬與鄭所註兩家各異已見前說今賈與馬鄭益復  
大異說文中字並無一字與馬鄭二註相合何以解  
之

說文假格于上下宅隅夷平黜東作鳥獸

準鬣毛棋三百有六旬共工旁迷場屏

功有能俾燮又敷三苗于三危五品不遜教

育子剛而憲睿睿火粉米遠

古文尚書寬詞

九

以記之無若丹絃朱寡期濡于家隨山菜刊

木草木薪苞瑤現筱篋惟箇輅枯天

用剝絕其命若顛木之有邕枿王譚告

之脩今汝慈慈予亦焯謀西伯既咸

大命不孽我興受其退助哉夫子尚狙狙

實玄黃于匪彝倫攸釋無有作姪好七

叶疑庶草繁無王有疾不念我之不辨

哉生霸凡民罔不惑至干嫫婦惟

其敷丹雘其不能誠于小民放朕不暇昭

武王惟賄亦惟有夏氏之民叨墮常岐

作常任其在受德恣啓爾尚不蕃忌于凶德焯灼

見三有俊心勿以諗儉一人一人昆執銳銳三記咤

別剗黻黻剗則惟縮貌有稽報以庶說尤時乃餒

糴糴糧截截截善誦言韶韶斷猗邦之既机聖

賈氏漆書又與馬鄭本無一字相合惟天用勦絕其

命與我之弗辟二句同有換字而賈氏作剗絕作不

辨馬氏作巢絕作弗避又必無同處即使有意分別

亦不至如此之甚則彼此狂吠無一當矣然且二十

八篇孔書析作三十三篇不過分舜典益稷盤庚中

下康王之誥五篇為三十有三孔穎達謂鄭氏所註

古文尚書冤詞

十

三十四篇不分舜典益稷而增多泰誓三篇為三十

有四則三家所註俱宜有泰誓矣乃馬融屢駁泰誓

卽伏書一篇而並無三篇之泰誓為之校註卽合三

家所註字又並無一字涉及則是狡言詭語祇知毀

經而其自為說輒如沙蟲鬼蜮之不可影響誣妄至

此雖欲不加以非聖之誅得乎

至明崇禎末有羅敦仁喻義父子偽造今文尚書古

本竊取史記異字集作藍本而雜摘他篇字以組入

之乃以大字寫今文謂之尚書以少字雙行寫古文

斥之不使為經其意則猶之吳澄削古文故智而好



後過之名曰尚書是正二十卷乃鑿朱吳之失闕小序不勝反以小序分冠之伏書二十八篇之首又不言所據何書一若伏書自有者且曰書百篇尼父所作則直宗孔書矣夫百篇之序出自孔壁人人知之諸書皆能言之故當時安國之兄太常蓼侯孔臧者雖家藏百篇尚不得知曰世但知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宿何圖有百篇耶則自伏生二十八篇出後幾及百年至天漢之末始知書有百篇而史遷好古于其初出急取之以入史記故小序之闕朱吳以不讀史記失之而此則讀史記而不敢闕然而回旆倒戈轉尊

小序則在朱吳後凡攻古文者並不敢稱小序與伏書同出如金履祥黃鎮成王柏熊朋來輩猶必曰伏二十八篇合泰誓爲二十九篇孔五十八篇合百篇之序爲五十九篇今并此說亦亂之則引據俱絕矣又且以今文二字爲鼂錯所得名夫鼂錯未曾寫書也孔壁古文安國以今文寫之此明見史記漢書然仍稱古文何則以後寫非所據也錯不曾寫書卽寫亦安得稱今文憑臆撰造漫無義理其陋已甚然且指古文爲百兩爲霸書又忽指之爲東晉所出則操刃兩端刺人者先無具矣其書例有正傳正字正術

三則而傳與術並無正法祇將正字一例就其所輯者略爲附辨如左

古文堯典以禺鉞作喁夷柳谷作賜谷伏物作朔易鄙德作否德不怡作弗嗣璇璣作璿璣婁作費北岳如初作如西禮兆十有二州作肇十有二州惟刑之謚作惟刑之恤祖饑作阻饑穉子作冑子五十載陟下增方乃死三字

孔氏正義云今文夏侯之學以喁夷爲喁鉞昧谷爲柳谷喁鉞不知何解若以昧谷爲柳谷此卽今文不通處柳谷卯谷也古柳卯同字其地當在東方卯位

古文尚書卷詞

十一

而以西方之昧谷當之此伏氏誤也羅氏不識今文旣以喁鉞爲禺鉞而又以作昧谷爲作賜谷夫賜谷卽湯谷在東極之地淮南所云日出于湯谷者改昧作賜改西作東其于柳谷則近矣然而非今文字也虞仲翔三國人其駁鄭註明云大傳卯讀作柳而以爲昧谷徐廣註史記亦云昧谷一作柳谷曰入處地名此真正今文之証本欲藉今文以攻古文而于今文本字全然不識可乎

若以朔易爲伏物以否德爲鄙德以弗嗣爲不怡以惟刑之恤爲謚以阻饑爲祖饑冑子爲穉子皆竊史

記文但史記不全是今文惟舜讓于德不憚則索隱云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惟荆之靜哉則徐廣云古文作恤今文作謚黎民始饑則徐廣云古文作阻饑今文作祖饑餘皆非今文也史記註原有云史公博採雜記而爲此史但廣輯異聞不必皆尚書原文也豈可就其所改字而盡竊之

若以至于北岳如西禮作如初此漆書古文也

前見馬

鄭作漆書古文註其說如此而竊作今文亂矣至于五十載陟據其自解有云按竹書紀年書法只宜作五十載陟則欲攻晉後所出之孔傳而乃取晉後所

古文尚書冤詞

三

出偽書之書法以刪改古經豈有此理若謂傳以方乃死爲陟之註則以陟訓死猶屬非義方乃何解蕪賦引韓愈說謂陟方猶言升遐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則以陟方爲義而訓以乃死似頗明顯然猶多此一訓况欲刪去三字則直焚書矣舊謂鄭玄讀此舜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未聞以陟字句者縱今文多難讀亦不必如此

左傳引夏書曰勸之以九歌使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此大禹謨篇文而羅氏謂此是逸書汨作九共膏佚諸篇之文九共者九功也九成之樂也

卽韶樂也遂做東哲補亡申培詩說例作解題三  
首謂之韶樂而以諸經所引大禹謨文實于其中  
汨作美治民功典也治也作典也

九共大招九成之歌也

膏餼燕享樂歌也

膏勞也餼私也國語王公立餼

記曰簫韶舜能繼堯之道也樂章宜以堯發端今  
以論語引書堯曰咨爾舜節汨作樂歌之文與  
文王曰咨同以左傳引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當膏餼樂歌之文與將賞爲之加饒加饒則餼賜  
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同餘凡大禹謨中臯

古文尚書堯詞

十四

陶邁種德地平天成念茲在茲成允成功等語無  
所專屬任歸之九共篇中惟觀者自擇焉

此真喪心病狂矣欲滅聖經而指爲僞書乃自造僞

字僞經僞逸經以侮慢聖言有王者起不誅何待嗟

乎誰爲作俑以至于此且此種行逕在前似有爲之

者觀洪邁曰孔安國強解汨作明居而今并九共膏

餼皆註之而實以文何其無忌憚也則在前似有爲

之而被誣厲者今復蹈此則不止無忌憚矣彼徒知

左傳所引有九功九歌諸語遂妄以九共當九歌謂

卽是簫韶九成之樂而不知左傳所引者夏書也夏

書正是禹謨。史記以皋陶謨益稷錄入夏本紀中。列禹貢之後。正謂禹謨是夏書首篇。而皋益繼之。故左傳國語凡在禹謨。臯益中文。則皆稱夏書。是九功九歌。其爲禹謨無疑也。縱曰九功九歌卽大招。九成之樂亦仍是禹謨。而斷非汨作。九共等逸篇之文。何則。史作舜本紀有云。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是韶雖舜樂。而實爲大禹所作。徒以歌舜之功德而歸之于舜。是以楚辭有啟棘賓商。九辨九歌語。而王逸註云。啟能修明禹業。重列其宮商之音。則是九招之樂。明作自禹。故

古文尚書冤詞

十五

九功九歌。禹謨載之大禹。又明明言之。則與史記楚詞所云。恰恰相合。人第知舜有韶樂。而不知實作之于禹。此亦証古文禹謨者。一大快事。如此解經。方能破庸妄之見。發前人所未發。乃僅以九共三字聲音相近。遂妄以汨作膏。既聯翩當之。則其陋劣。杜撰爲何如者。且其所謂倣申培詩說。例作篇題三首。則尤無理。彼劇遵朱氏故。耻引毛詩小序以爲証。而偏引申培詩說。夫申培授魯詩。未聞有所謂詩說也。在前史志藝文者。並未嘗有此書名。至明嘉靖間。廬陵郭中丞家忽出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二書。以爲得之黃

文祿祕閣石本實則考功豐坊偽爲之予向有駁義  
一書略斥之矣今引此自據使知之而引之耶則以  
偽濟偽此妖言畔道之同黨可并案也使不知兩引  
之則近代偽書尚不能辨而欲辨唐虞三代之偽書  
能乎且是人胸臆全未讀書欲作偽今文則亦當覓  
真今文讀之今文大傳其在虞傳中有九共篇引書  
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在殷傳中有帝告  
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則九共逸篇在今文有  
真書矣乃墨守今文者全不之知反攘古文之夏書  
而割裂成篇不亦羞乎

古文尚書卷七

其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名姓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橫較

古文尚書冤詞

無古文阜陶謨棗木作刊木無傲作無教天敘五典

作有典五庸作有庸明威作明畏根食作艱食繪

作會藻火粉黼作藻火粉米采政忽作在治忽帝

曰無若丹朱傲禹曰娶于塗山刪帝曰禹曰四字

隨山棗木此說文也前見無傲逸欲有國天敘五典天

明威暨稷播奏庶根食鮮食山龍華蟲作繪此漆書

古文尚書冤詞

古文也

前見

藻火粉黼則但竊說文粉字而又連改

藻黼字者豈賈馬鄭三家本即伏氏書耶

史記以臯益二謨俱入夏本紀有云來始滑以出納

五言索隱謂來者采也始者治也滑者忽也古文作

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此因而竊改之似矣若帝曰

無若丹朱傲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遂竊之

增帝曰禹曰四字而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

泣則仍舊文而不知今文原本是辛壬娶于塗山癸

甲啟呱呱而泣故史記襲之索隱云此今文脫漏太

史但取其言而不稽其本意故如此豈有辛壬娶妻

癸甲生子之理不經之甚則欲偽造今文亦須分辛  
壬癸甲四字屬兩句之首不當第增四字而餘文尚  
如故也况既依史記則予創若時一句亦屬禹言如  
王克論衡引此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禹曰  
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以若時句作禹言  
可驗也本欲造今文以攻古文乃今文亦不能造不  
惟古文遭厄今文亦遭厄哀哉

今文增帝曰禹曰亦未必是原本此必後人以小人  
之腹揣度聖經謂大舜之聖禹必不當以丹朱爲規  
戒且非臣進君之體不知周公戒成王亦曰無若殷

古文尚書卷詞

一

王受之逃亂醕于酒德哉聖心儆原自不同君臣  
之間故亦有此且周公實戒成王禹則汎汎陳戒而  
責重在巳因以予創若時承之言巳以此爲鑒也今  
增此四字則于予創若時屬上屬下兩俱有礙且在  
禹口中承上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一氣進鑿泯然  
無跡若作帝語則似惡禹之規巳而以此報戒大非  
虞廷吁咈景象且禹非不肖亦不當專出此數語故  
作訓懲也宋元儒者動以巳腹量聖心遇有不合奮  
筆便改然仍無一通處聖經從此糜爛矣此加四字  
實後儒改經之濫觴不可不辨



古文禹貢棐作刊鳥夷作島夷入于海作入于河  
沅州作兗州十有三年作十有三載既都作既豬  
赤墘作赤壇薪苞作漸包均于作沿于榮播作榮  
波孟諸作孟豬汶嶧作岷嶧都野作豬野道作導  
汧作岍汶山作岷山漾作漾楷作楷

梁木竊說文前見鳥夷竊史記夾右碣石入于河此今

古俱同者故註曰尚書如此則入于海係史記文非

今文也濟河惟沅州作十有三年大野既都凡豬俱

皆史記然皆非今文若草木薪苞則說文古文也前見

均于江海榮播既都雖史記有之而馬氏皆註以為

古文尚書卷詞

三

漆書古文之文前見惟被孟諸與榮播則索隱註作今

文而他仍不然若汶嶧既藝至于都野道汧汶山之

陽嶧冢道漾皆史記皆非今文若其以赤壇為赤墘

則可笑之甚晉成公綏作天地賦有海岱赤墘華梁

青黎語遂以海岱徐州之赤壇改作赤墘則焉知此

非成公綏所改而妄誕若此至以納楷為納楷則以

韓愈詩有郊告儼匏楷讀作楷字書引以為禹貢

納楷之証遂竊改之似此肺肝亦苦矣

古文盤庚枿作藁慝作儉彛作掩鞠作鞠敷髮腎  
腸作敷心腹腎腸不乃告乃祖乃父作不乃告我

若顛木之有由枿相時愚民俱竊說文但說文明以爲古文之字如此且明註曰今文尚書作儉民今反曰今文作慁古文作儉是認賊作子也予不掩爾善爾惟自鞠自苦則今古文俱無作鞠與弁者此竊爾雅鞠窮也弁蓋也遂改二字因自解曰鞠作穉解並無作窮字解者則詩降此鞠鹵鄭箋作鞠窮解何耶至于告我高后改告乃祖乃父則亂道之甚世無乃祖乃父告乃祖乃父者僞書至此直杜撰無術矣若書小序與古文同出孔壁古文之真卽書小序是一

古文尚書卷四

四

顯証何則書小序採入史記凡本紀世家篇篇有之此非東晉梅賾所得僞并非西漢成帝朝張霸所得僞也乃宋元發難草昧鹵莽朱吳二君皆黜小序爲魏晉人作及明而稍有讀書者謂史記有之則前說盡敗因改說爲大序僞而小序不僞且妄稱小序與伏書並出并將小序移冠之今文各篇之首以爲得計予前已辨之屢矣至此篇首公然大書小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嘗者殷本紀稱盤庚旣遷亳遵成湯之德及崩弟小辛立而殷道復衰百姓乃思盤庚而作此三篇索隱註此直引

小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今云小辛之時百姓思之而作盤庚由不見古文故  
也夫史記不見古文則誠有之然非不見小序也卽  
偶用他說不用小序然並非不見之故卽曰不見亦  
不見小序與古文何涉乃以不用小序之故而曰不  
見以不見小序之故而卽曰不見古文是明明以小  
序卽古文矣小序卽古文而乃以小序強冠之今文  
之首通乎不通乎况尚書初出除今古二尚書外別  
無他說小辛之民作盤庚此必是今文之說如伏生  
大傳以金縢爲堊周公事夏侯歐陽多有此等而近

古文尚書究詞

五

人無學欲造僞今文而不知今文之本說有如是也

若古文僞說則漆書有之鄭氏註古文謂盤庚事陽

甲時謀徙湯舊都上篇陽甲時作中下二篇盤庚立

後作前見此皆邪說之呼經者故太史公紀五帝曰其

言不雅馴大抵不離古文者近是專以古文尚書爲

可信而王克論衡有云六典不傳猶之古文尚書左

氏春秋之不興其重古文如此是以伏氏之學在晉

永嘉後卽已亡滅而孔學後起歷千百年而倍顯毛

詩左氏孔傳皆立學最晚而所傳彌永所謂籒之揚

之糠粃在前非與

古文西伯戡耆

一作

作戡黎

微子施遜

作耄遜稠斂作讎斂自靖作自靖牧誓弗禦作  
勿迓黃戍作黃鉞

史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註云飢一作吡又

作者惟尚書作黎則當從黎矣今乃作偽以示異取

者字作今文將小序書文俱改之而註一作吡于其

下乃以黎字專坐之古文之字豈今文非尚書乎大

命不摯王左杖黃鉞說文作不摯黃戍前見又讎斂

自靖弗迓克奔馬氏漆書註作稠斂自靖弗禦前見而

此通竊之乞兒作賊不顧是否祗路傍一假桃實而

古文尚書冤詞

六

三偷焉至吾家耄遜于荒則但以射義耄期作旄期

孟子耄見作旄倪遂竊改旄字則凡字皆可改矣何

必此

古文洪範以極死作殛死羞用作敬用叶作協艾

作艾畏作威貍作貌睿作睿慙作哲無侮作無虐

頗作陂讀若祕古義字皆音俄正與頗叶唐明皇

以今音爲又詔改頗爲陂也雪作蒙圍作驛陽作

賜與作燠舒作豫霧作蒙十五占之用無之字衍

貢作衍忒

說文麻絲于羽山或作極此絲則殛死以同是殛絲

遂改極字然仍是說文也若羞用五事叶用五紀艾  
用三德畏用六極思曰察明作愆艾時陽若愆時奧  
若舒恒奧若霽恒風若皆漢書五行志所改洪範之  
字母侮鰥寡而畏高明曰涕曰霽占之用二衍賁曰  
賜曰奧皆史記微子世家所改洪範之字然史記漢  
書並不註定此是今文且如衍賁羞用諸字反有註  
曰尚書賁本作忒羞本作敬者則明是兩史私改之  
字而一連竊入可笑之甚至貌曰恭並無作頽字者  
惟說文引漢刑法志人宵天地之貌或从豹省聲則  
此係後起字非尚書字也若字書引古文尚書雨壽

古文尚書冤詞

七

零圜克註零地氣上天氣不下也圜者雲半有半無  
也則引尚書文而變其字不必尚書字如此也况既  
稱古文尚可曰此今文字乎

若無偏無陂與遵王之義押謂之本韻三聲此明皇  
所改者也無偏無頗與遵王之義押謂之通韻三聲  
此書原文也要之皆無礙者蓋三聲者平上去也古  
人三聲皆通押而祇無入聲如尚書歌股肱起元首  
喜百工熙此本韻三聲也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  
灰音此通韻三聲也推之他書無不然者如野有蔓草  
之零露漙漙揚婉適我願孔子曳杖歌之泰山其頽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虞舜之南薰解慍鵲巢之穿墉  
速訟皆是故古之以頗押義正尚書歌之元首叢脞  
韻也猶詩之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易之與爾靡之其  
子和之也明皇之以波押義正尚書歌之股肱喜哉  
韻也猶詩之悅懌女美美人之貽易之不可試也固  
有之也若謂義字古讀作俄此吳越不通之論而朱  
氏誤襲之今又襲之古韻從此亡矣夫義之押歌舒  
韻者以支微齊佳灰歌麻尤皆通韻也若但以易之  
失其義也與信如何也而卽謂讀俄則破斧之又缺  
我錡與四國是叱押錡當讀科左傳繇詞爲雷爲火

古文尚書竟詞

八

與爲羸敗姬押姬當讀簡已爲不通至荀子成相篇  
論臣過反其施與末韻愚而上同國必禍押則施之  
轉聲必不能變而爲收挫切之字而施韻絕矣亨向  
謂韻不得轉叶者以轉叶無字不可唱念如無說詩  
巨鼎來來尚可讀黎若江夏黃童天下無雙則雙當  
讀尸來只讀萊雙只讀纓義只讀異義與波押則爲  
衝齒縮舌徵部之水聲其與頗押則爲縮舌居角  
部之通聲所謂韻也韻也者收聲者也收同則其聲  
均矣故曰五音不同聲而同均又謂之五均說見予

古今通韻卷中

古文金賡弗忬作弗豫不負音子作丕子親迎作新

逆懿作噫筑作築

說文王有疾不念念與忬同故改作忬卽漆書也史記魯世家是有負子之責于天古不字有負音鄭氏亦曰不古讀作負然字義不同索隱謂三王負上天之責故曰負豈可以不字當之且此亦明註曰尚書作丕史記作負豈可改從負字若惟朕小子其親迎則直取蔡沈註中俗字改聖經矣古凡迎字皆作逆如易之三驅舍逆春秋之逆女逆婦類豈有尚書直

古文尚書說文

九

出一迎字者縱或他經有之尚書無是也信噫作信懿亦馬融漆書字皆不必有義者若築之改筑以爾雅筑拾也疏引金賡凡木所偃盡起而築之為証因改之然並非今文字

古文大誥大誥猷爾多邦古文作猷大誥爾多邦降害作降劓矧肯構下有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一十二字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猷是語辭大誥多邦連文作句白是明順馬氏漆書註作大誥猷爾多邦本是脫誤而此又竊之且據王莽作誥亦道字在誥字下謂

猷道也。按翟義傳莽作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此道字只作稱說解。縱應劭有以大道告諸侯語。然未必卽以道字易猷字也。况此是書例。後多士篇亦有王若曰猷告爾多士。多方篇亦有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皆以猷字自作句。有明証矣。若天降割于我家。仍竊馬氏漆書註作降害。而于厥苗一段十二字。則竟刪之。此龔宋儒說有云。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專承若考作室。既底法一段。遂刪此。以就其說。雖毀聖經犯天誅而不顧。殊不知莽作大誥並龔二段。有云。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苗。厥子播而獲之。是時古文未立。學不見于世。莽此所襲。正今文也。是今文有諸句矣。羅君旣知莽有大誥。何不取誥文全觀之。古文康誥周公乃洪大誥。治周公下有咸勤二字。非省作非肯。

古文尚書寬詞

十一

咸勤者。以上有四方民與侯甸男邦采衛百工等皆。慰勞之故。曰咸勤。人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言。非過誤。乃故犯也。故下反之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言。此非故犯。乃過誤也。此去咸勤二字。以非肯作非省。而惟肯則又如字。不知何據。且何解作偽。至此吾不知。



之矣。總是史。漢無文。而漆書說文。又累竊自慚。則直  
爲撰造。而不知肺肝不可揜也。按伏生大傳。其引經  
文有異者。在大誥。民獻有十夫。作民儀有十夫。康誥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作克明俊德。此真今文也。  
今天誥不曉民儀。此康誥又不識克明俊德。但思造  
金品。而不知何者是。金徒拾瓦礫。何爲乎。

古文洛誥公無困我。作公無困哉。

漢書兩引公無困我。皆以哉字作我字。故此竊其說。

古文多士敢翼殷命。作敢弋殷命。大淫屑有辭。作

大淫泆有辭。不翅作不宵。無逸儼恭作嚴恭。俾

古文尚書寬詞

十一

服作卑服。惟政之恭。作惟正之供。君爽迪見。最

作迪見。寫

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大淫屑有辭。無逸儼恭。寅

畏文王。俾服皆竊說文。及漆書註。前見惟政之恭。則竊

國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是不皇暇

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語不知政。與正恭。與供。通

見字。無逸本文原並無供賦。惟正之說。天下未有供

賦。而可以不正者。禹貢厥賦。貞但謂賦在第九。正與

九賦相當。非如後儒說以薄爲正也。且供字。何曾有

貢賦解乎。唐蔣沈傳。供億謂料度其所須而供之。卽

供給之供非貢賦也。若貢賦與盤遊，何干？蓋文王用庶邦，惟以正道供待之，故成王用萬民，亦惟以正道供待之。本文固如是也。國語但易字而不易義，故祇是正供字，而以正道恭敬爲解，釋名正作政，詩靖共作靖恭，無所不可。惟蔡註誤解耳。若君爽廸見，且並無廸見，易之說，惟康王之誥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漆書註作勗貢于非幾。前見此卽陰竊彼以改此其狡翁乃爾

古文多方勸于帝之攸作勸于帝之廸，大罰極之作大罰，極之罔不克，則作罔不克，泉立政，恐人

作儉人

結文尚書克詞

十一

多方勸于帝之攸，君爽爾罔不克，則俱竊漆書註。前見若多方我乃其大罰，極之極作極，立政其勿以儉人儉作恐，此卽前洪範餘則極死盤庚，相時恐民以字同而又移及之。前見

古文顧命以不釋作不懼，騏弁作綦弁，三能作三此，分王出在應門之外，以下作康王之誥。

王不釋，四人騏弁三祭三能，皆漆書註。前見若今文不

分康王之誥，正以伏生不會有書序，不知顧命與康王之誥之有二序也。今儼然攘竊古文之小序而冠

之。今文之首。明有兩序。而合而不分。則將何說以解之。若漆書。分篇不分。舜典益稷。而獨分康王之誥。然杜林無學。又誤分王若曰。以下別爲一篇。而以王出在應門之內。至無壞我高祖寡命。仍作顧命。則于實王壞奠。諸大禮俱失之矣。始知後人作僞。卽一分篇間。而錯亂無當已若此。况欲舉全書而盡僞之乎。

古文呂刑。鳴誼作鳴義。贖宮。剗割。頭庶。剗七。字作剗。剗。剗。剗。剗。四字。矜我作俾我。王曰于作王曰吁。惟求作惟來。

罔不冠賊。鳴義與誼字通。董仲舒傳。摩民以誼。卽

古文尚書卷八

三

義也。有謂古文尚書。遵王之義。本是誼字。唐元宗改作義字。故此亦轉竊其說。謂今文是誼字。而古文改之。其肺肝之窟。亦可見矣。惟爰始淫爲贖宮。剗割。頭庶。剗。是孔疏引今文說。此爲有據。若王曰于與惟內。惟貨。惟求。皆漆書。註前見。然大是不通。惟來者。干請也。若改作惟求。則昧也。卽物賄也。與惟貨何別焉。

古文費誓。敗乃樓。作杜乃樓。

說文數字。徐註引書杜乃樓爲解。謂數與杜通。然非謂書是數字也。

古文秦誓。偏言作謫言。無他伎作無他技。

惟截善偏言馬氏漆書註也前見無他技技伎通字  
此以史馮驩傳有無他伎能語因竊及之

凡此者皆據予所見聞而略爲解之如此或曰古文  
雖寬然亦既解之矣曷不以釋寬爲名而猶然寬之  
曰吾敢釋乎哉且人孰肯以我之所釋者而直爲釋  
之吾欲釋他人勿釋也則不如仍寬之以待夫人之  
能釋之者也蓋攻者之意深矣當夫朱氏之攻古文  
以其僞耳今亦知不僞而說有不勝則必作僞以攻  
其不僞其事則猶是朱氏事也而意實相反嘗避人  
湖西客有陳上善者能言古文事云其鄉人在前朝

古文尚書寬詞

十四

曾以二十八篇篆書之略客達海外名爲古文以爲  
孔壁本原止于此其客受其書而投之于海據此則  
歐陽日本刀歌世必有借此以成其僞者而幸其說  
之久敗漏也朱氏經義考載周顯德中新羅國獻別  
本孝經卽鄭元註者其他經與中國同崇文總目云  
咸平中日本僧齋然以鄭康成所註孝經來獻並不  
言有尚書古文又鄭麟趾高麗史云宣宗八年卽未  
之元祐六年李資義使宋還奏云帝聞吾國書籍多  
好本館伴寫所求書目錄授之首開百篇爲書答云  
無有也是高麗尚未有何北日本然則海外之必無

是書決矣。趙宋真書亡而偽書興。入明尤甚。易緯九宮。陳搏先天。皆舉而升之。義文之首。以致黜明。易傳。劉牧。鈞。隱。爭相造偽。而在明則石經。大學。端木詩傳。公然琢石鏤板。以雜之羣經之中。經之僞。促僅存者。不過一綫。况書尤易于爲僞。自伏壁有僞。秦晉而中。問河內女子。東萊張霸三篇。百篇相繼而起。至東京。杜林則直造爲漆書。一本命名古文。諸如漢初之僞。武成。僞畢命。見于漢志者。所在都有。則自今伊始。料必有海外尚書。顯行中國。欺

古文尚書宛詞

一五

并誌此以示憂患焉

